



全  
文  
最

八 和 16  
342  
/



利  
295  
/

金  
文  
屬

明  
治  
四  
年  
三  
月  
廿  
日  
錢  
恂  
書

光緒乙未九月  
江蘇書局重刻

文以氣骨爲主骨之堅由於心有所得而能卓然自立故堅凝有  
不可撼之概氣之充由於蓄之既久而觸物而動故沛然有不可  
遏之勢漢唐之文骨與氣相輔而行者也至北宋蘇氏父子出而  
氣益盛湯湯浩浩若江河之行於地中而莫止矣未幾而轉爲南  
宋其氣遽沮說者謂風教使然其亦學者之失也金之奄有中原  
條教詔令肅然丕振故當大定以後其文章雄健直繼北宋諸賢  
若滏水淳南其尤著者也操觚之士思欲採其菁華彙爲一編以  
與文粹文鑑諸書並垂於世則又慮檢尋不易蓋專集之存者僅  
拙軒等集五家而已虞山張君金吾竭意搜訪凡簿錄雜說以及  
金石碑刻一一甄錄別其體爲四十有二爲卷百二十於是金源  
之文鉅細咸備典章規畫亦瞭然可考書之大體本文粹文鑑而  
不別爲去取者其慎也世之讀是書者歎其學之博而掇其文章  
之盛以研究於氣骨之間而渾化之則是編之作固唐宋之後勁  
學者之矩矱陳言曼詞又烏能沮其性靈也乎道光二年歲次壬

午夏六月六日儀徵阮元序於秣陵舟次

虞山張生哀集有金一代之文爲一百二十卷名之曰最者取公羊會最之義也始於收國終於僞齊上而詔令教令之文下而金石碑版之作以及詩評酒檄之瑣言靡不兼採予嘗謂金季能文之士何止數十百家其詩僅賴中州集以傳而文章則未有爲之哀集者其有專集如溇南淦水者不過數人王寂爲大定明昌文苑之冠而拙軒集原本久佚至我

朝乾隆閒始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史稱鄭子聃有能賦聲海陵嘗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且謂他人莫己若也海陵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等同進士雜試子聃果第一是子聃之賦必盛稱於當時而及今已不得見其一篇則其餘湮沒不傳者何可勝道而有賴於蒐緝者其功豈淺鮮歟抑考之黃應期王圭合撰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紀所謂皇弟者卽世祖養子薩甲干也而金史本傳不載除都統經略事崔禧奉敕撰李績碑所紀乃貞祐二年元兵圍濟州事而金史宣宗紀但云元兵徇彰德府益都府懷州而不及

濟州又金史列傳凡封爵皆不書而完顏合達之封金源郡公僅見於劉涓所撰之京兆府教養碑若斯之流難可悉數則是書非惟極文章之鉅觀抑亦備完顏之掌故已予深嘉張生之勤學而復幸王庭筠党懷英諸人之著述不盡無徵焉爰略書所見於卷首長白英和序

金人著述自元之中葉流傳已尠蘇伯脩三史質疑所稱金儒士蔡珪鄭子聃翟永固趙可王庭筠趙胤皆有文集行世兵後往往不存因欲就京畿諸大族墳墓摹碑文以備採擇則當時之文所存可知矣當元遺山編中州詩同時有馮清甫者嘗蒐緝金代文章積若干百卷見於姚牧菴所爲墓碑中清甫與元遺山李欒城輩相習伯脩所稱諸家文字疑其猶可考然馮氏之書元代卽已無聞故伯脩與修史諸公俱未之及也今去之數百年金人著述稀若晨星亦其勢然矣月霄此編蒐羅甚廣以數百年散佚之餘而綴輯如此世之君子論次歷代文章其必於是焉取之矣其間典章經制闕勳績及夫年月官位之詳皆足以補史籍之遺證其異同又不當僅以文字論也道光壬午三月陳揆書

物必有萃聚而後可久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也漢魏以來諸家別集旣亡惟詔令奏議略見於史傳其餘文詞類多湮滅賴有文選一書爲之薈萃而秦漢以至蕭梁之代文人學士鴻篇偉製猶得傳其一二此蕭氏之始功爲甚鉅也嗣後英華文粹文鑑文類諸書踵其遺規皆能薈萃一朝之文章而傳之其功亦非淺矣金源有中國代歷十紀大定明昌之閒人文蔚起制作炳然而元明來未有哀集其文者不第完顏氏一朝著述無以繼宋開元且使中州人文中絕百餘年誠藝林中一闕事也及門張子月霄慨焉矢志爲之網羅散佚掇拾遺殘自淦水滹南遺山數專集外凡史書傳記山經地志以及金石之記斷蝕之禍下逮醫書譜錄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苟有殘篇剩簡無不廣蒐博采多金購訪自庚午迄壬午積十二年之勤稿凡三易勒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其用心可謂專且摯矣猶憶己卯夏偕往雪溪知不足齋鮑氏借讀圖書集成

賜書館於烏鎮之南宮道院日分閱數十巨冊時初暑方來揮汗成雨予至暮倦而息矣月霄則燃燭煌煌蚊蚋四集漏再下不輟每得金人文一篇輒狂喜竟日其嗜好之癖有如此平居鍵戶未嘗出門一聞有未見書卽欣然命駕先是春間入山住清涼寺讀釋藏自雪溪歸又偕何君夢華往金陵讀朝天宮道藏炎蒸暑暘往返經月不恤也夫金之立國元旣相讐明人又視同秦越其文一任其散佚當時若蔡氏珪王氏庭筠党氏懷英不愧一代作者其集皆已亡滅無存卽有一二遺文何從綴緝生六七百年後前無所承旁無所藉而欲以一人之心力鄉邑之見聞旁蒐而遠討之難矣乃歲始逾紀成此巨編知天壤間艱鉅之任不朽之業皆非所難爲古人有志竟成之說觀於君益信昔郭元釭哀集金詩人嘉其補一朝之闕然尙有中州河汾兩集爲之藍本此書則創所未有事雖同功其勤倍於郭氏遠矣允堪追姚氏呂氏蘇氏三家軌轍而與之並傳無疑也予老矣樂觀其成故爲之序道光壬

午五月初吉友人黃廷鑑書

一代之興也必有一代之人才以開一代之運會而因以成一代之文章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流風漸被文軌大同讀文粹文鑑文類文衡諸書其尤著者也至若聲名文物不亞四代而自來無哀集其文俾與唐宋元明文後先相埒者則金源一代之文是也惟金崛起東方奄有中原幅員則廣於遼國勢則強於宋風會所開一洗卑陋浮靡之習聿稽武元開國得遼舊人物烈繼統收宋圖籍文教由是興焉大定明昌投戈息馬治化休明南渡以後趙楊諸公迭主文盟文風蒸蒸日上迄乎北渡元遺山以宏衍博大之才鬱然爲一代宗匠執文壇牛耳者幾三十年嗚呼盛矣蓋嘗綜而論之以爲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尙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者楊奐之說也以爲大定以還文治旣洽教育亦至一掃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者元好問之說也以爲南渡後文風一變多學奇古者劉祁之說也以蔡正甫爲斯文正傳之宗党竹溪次之閒閒



公又次之者蕭貢之說也以爲金百年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皇統宇文公大定明昌無可蔡公承旨党公貞祐正大禮部趙公北渡後則遺山先生者趙秉文徐世隆之說也今雖金人遺集散佚殆盡而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猶可考見諸人論次之說爲不誣也昔商平叔集金源之詩馮清甫集金源之文今一存一佚者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也金吾不揣弁陋竊取馮氏纂之意纂集金文成書一百二十卷鴻篇鉅製卽所存者亦可見一代文章之大凡矣唐劉夢得有言曰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金有天下之半五嶽居其四四瀆有其三川嶽炳靈文學之士後先相望惟時士大夫稟雄深渾厚之氣習峻厲嚴肅之俗風教固殊氣象亦異故發爲文章類皆華實相扶骨力遒上雖竹溪專學廬陵飛伯力追子厚希顏上擬昌黎各自名家不拘一格然其大較可知也後之人讀其遺文考其體裁而知北地之堅強絕勝江南之柔弱要不得以大音不完而謂不得與唐宋元明文相頡頏也

道光丙戌春三月昭文張金吾識

金文最序

昔譚玉生舍人告余昭文張月霄氏有金文最一書南海伍紫垣方伯得之甚喜欲刻版而遽沒余屬舍人之子叔裕侍讀從方伯之子子昇比部借觀既而劉星南秀才來以此書見示且曰比部今將付刻請爲序余閱之數日歎張氏此書必傳於世得伍氏父子傳之其名亦與張氏俱傳矣張氏爲此書勞且久而後成其搜羅編次之詳審見其自爲序例及阮文達公以下序四首不必贅論獨慨夫庸俗之書多爲世人所喜金源一代之文自一二大手筆外其餘無過而問者張氏乃致力於此爲世人所不爲之書固難得矣伍氏父子刻世人所不刻之書又難得也余草草閱此但知其梗概比部刻成必以印本見贈余雖衰老尙欲讀一過惜譚舍人已作古人不得與其欣賞因作序而三歎也光緒七年九月番禺陳澧序

昔劉知幾史通載文篇譏世之作史者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  
史書更成文集余竊謂不然夫文章者所以羽翼史傳也古來史  
傳沿訛往往藉私集文章爲之訂正惡得概指爲雕蟲小技哉曩  
嘗讀遼金元三史苦其脫漏舛訛不一而足欲取當時諸人著述  
證其異同然遼時文字之禁甚嚴迄今傳作愈稀無從采摭元則  
周南瑞輯之於前蘇天爵編之於後事迹多磊落可觀惟金源文  
章未有爲之纂輯者

國朝康熙五十年奉  
旨編定全金詩於是篇什聲歌粲然大備而文獨闕如聞秀水莊  
氏芝階嘗輯有金文雅十六卷然篇帙寥寥未爲鉅製信乎拾遺  
蒐墜尙有待於後人也昭文張氏月霄博雅好古嘗輯成金文最  
一百二十卷阮文達公亟稱之世多以金偏安一隅又國祚稍促  
遂謂其文不及宋元不知有元一代文章皆自金源啟之無論遺  
山老人才力沈雄超出南宋諸公之上卽如趙閒閒王滹南等視

虞范輩何多讓焉至其卷帙繁富較之姚氏文粹呂氏文鑑蘇氏  
文類幾倍之蓋姚氏等意主於論文故刪錄必嚴鑿裁必審若張  
氏則意在備一朝掌故爲他日重修金史之資旨趣既殊體裁遂  
別或有議其蔓衍者無乃知二五而不知十歟顧余獨疑元修金  
史經營日久與遼史元史成於倉猝者不同預纂修者又皆一時  
碩彥而衛紹王紀至不能舉其事實又全史所錄文字祇有梁襄  
諫北幸一書今張氏於數百年後獨能掇拾網羅洪纖畢備設使  
歐陽原功揭傒斯李好文輩見之亦當前賢畏後生矣張氏自家  
落後書籍多散於嶺南是書爲伍紫垣方伯購得先舍人公曾與  
借鈔并勸付剞劂方伯亦欣然任之未幾夷寇陷廣州事遂中輟  
今方伯之哲嗣子昇比部始勉成先志付諸梓人而余亦竊隨編  
訂每檢先舍人公晚年所校勘朱墨爛然輒抱手澤之感子昇瞻  
懷先德當亦同此情也光緒七年秋八月南海譚宗浚序

金文最凡例

一采集金文自金史大金集禮大金弔伐錄三朝北盟會編  
諸書外凡山經地志金石碑版以及醫書譜錄雜家小說  
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無不甄錄合之拙軒等五集分  
類編次勒爲一百二十卷取公羊傳注最聚也之意名之  
曰金文最

一李俊民元好問杜仁傑諸人入元不仕大節無虧其文無  
論何時所作俱與錄入劉祁雖晚節不終然歸潛一志紀  
載綦詳金源文獻藉以不墜故國舊君祁蓋未敢一日忘  
也且金史已載入文藝傳其文亦與備錄若楊宏道楊奐  
王鶚等人則止錄其仕金時所作其入元以後及未詳年  
月者概不濫及

一文粹文鑑文類俱列歌詩一類金詩清真淡遠文質得宜  
伏讀

御定全金詩炳炳烺烺一代風雅燦然大備海內操觚之士蓋已家置一編矣茲依明文衡不載歌詩例不更列入

一金史樂志所載樂章一百五十一章

御定全金詩錄冠卷首惟禮志所載釋奠闕里樂章未經採及今依元文類載樂章例錄入又祖庭廣記所載祭先聖樂章與金史迥異今兩存之

一詔令凡直敘事實別無辭命及刪節太甚者不錄

一金史所載奏疏俱係節錄案梁襄傳贊曰金始立國即設科取士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才輩出文義蔚然論議書疏有可觀者惜史無全文僅有梁襄諫北幸一書故備載之云云是則奏疏全文在元初已寥寥無幾矣茲於北盟會編中得宗翰獄中上熙宗一疏松漠紀聞中得有司請定官制一疏偽齊錄中得馮長甯刪修十一稅法一疏玉堂嘉話中得楊雲翼簡卒理財一疏俱係全文亟爲錄入

餘則擇其有關政治文義明暢者錄之

一醫書止載序文其論說等類概不錄入釋道兩家同此例  
一金石中高文大冊固多而鄙俚淺率者亦間有之茲皆一體編入蓋最者聚也是編蓋會聚之云耳不敢妄有去取也若翦厥榛楛擷其菁英金吾不揆檮昧另編金文選三十卷續當嗣出

一中州集小傳詩序

御定全金詩俱經錄入不更贅元刊本中州樂府有宗室文卿從張信甫中王元佐滄三人小傳毛本刪去世不多見故錄之

一青詞朱表述涉異端非文章正軌茲以舊本流傳謹遵

四庫全書館重編丹陽集附入青詞例錄入

一西夏遺文止錄其臣服於金時所作餘不濫及高麗同此例

一南燼紀聞南遷錄阿寄替傳等書俱屬偽撰概不錄入  
一文而兩書所載迥異者仿文苑英華載陳鴻長恨歌傳  
例兩存之

一文而諸書所引詳略互異者則注某書參某書  
一人倫大統天文精義等賦侈陳術數詞旨淺顯列之於賦  
似屬不倫然金源著述傳世絕稀過而存之亦考術數者  
所不廢也今仿宋文鑑載二十八宿歌例別為附錄列之  
卷末若流注指微標幽旨要等賦均類聚於後云  
一志乘碑碣浩如煙海金吾伏處里巷見聞狹隘其所遺漏  
請俟續編

謹案原編之文凡已見金文雅者今存其目不復出又原  
編百二十卷今為刪并得六十卷仍注原卷數於題下以  
存其真提調江蘇書局事宜錢塘諸可寶識

金文最總目

卷一

賦

樂章

騷

卷二之卷四

詔令

卷五

冊文

卷六之卷七

制誥

鐵券文

策問

表

卷八之卷九

奏疏

卷十之十一

箴

銘

贊

頌

記

卷十二之十八

記

序

卷十九之二十三

序

卷二十四之二十五

跋

書

卷二十六之二十八

書

劄子

卷二十九

議

卷三十

論

辨

說

原

卷三十一

文

卷三十二

牒

檄

榜

指揮

關

符

卷三十三之四十三

碑

墓碑

卷四十四之五十五

墓碑

塔銘

卷五十六

塔銘

卷五十七

行狀

哀辭

祭文

傳

卷五十八

疏

青詞朱表榜

卷五十九之六十

雜著

附錄



金文最卷一 目錄

賦 樂章 騷

興學賦 并引 見文雅

釋迦成道賦 見文雅

巖蔓聚奇賦 見文雅

大椿賦 見文雅

棲霞賦 見文雅

叢臺賦 見文雅

解朝醒賦 見文雅

海青賦 見文雅

反小山賦 見文雅

琅山賦 見文雅

華山感古賦 見文雅

捷蓬賦 見文雅

申良佐

丁暉仁

王寂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遊懸泉賦

趙秉文

無盡藏賦

趙秉文

拙軒賦

趙秉文

遊西園賦

見文雅

趙秉文

心靜天地之鑑賦

以上原列卷一

趙秉文

揖翠軒賦

并序

王若虛

瑞竹賦

王若虛

醉梨賦

李俊民

馴鹿賦

見文雅

李俊民

秋望賦

見文雅

元好問

蒲桃酒賦

元好問

新齋賦

見文雅

元好問

行齋賦

元好問

宣知賦

楊宏道

臨水殿賦

楊宏道

平野亭賦

劉文蔚

國馬賦

偽齊

祝簡

附錄劉豫偽札

釋奠先聖樂章

黃河九昭

趙秉文

發源

洪流

化道

通塞

匡俗

避礙

鍾粹

入海

金文最卷一 目錄

金文最卷一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賦

釋迦成道賦

丁暉仁

原夫佛者覺也神而化之修六年而得道統三界以稱尊帝釋梵  
 王尚有歸敬老聃宣父甯不參隨昔如來下兜率天生中印土降  
 神而大地動搖應跡而諸天擁護九龍吐水滿身而花落紛紛七  
 寶祥靈舉足而蓮生步步蓋以玉輦呈瑞金輪啟圖思沾九有行  
 洽三無寶殿之龍顏大悅春闈之鳳德何虞方知灌頂之靈心興  
 王後嗣必為萬類之化主作帝中樞豈不知海量無邊天情極廣  
 獸六宮珠翠之色惡千妃絲竹之響雪山深處全拋有漏之身心  
 海月圓時頓悟無為之法相莫不魔軍震動法界奔驚覺閻浮之  
 日出觀有鉢之花生十方調御皆來圓光自在六趣含靈盡喜金  
 色分明既乎萬法歸空雙林告滅演摩訶般若之教示阿耨多羅



之訣普光殿裏會十地之華嚴者閣山中授三乘之記別是知靈  
覺無盡神理莫聞芥子納三千之國藕絲藏百萬之軍目容修廣  
於青蓮寒生定水毫相分明於皓月照彼迷雲羣機而不覩靈蹤  
萬世而空留聖跡嗟釋迦之末法將盡仰慈氏何日調伏我今迴  
向菩提一心歸命圓寂

謹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錄

大椿賦

趙秉文

爲黃太守壽公劉相甥

於此有物焉既澤而堅既蔓而延託根於無何之鄉垂陰於不土  
之田昵日月而共友齊宇宙而爭年歷春秋其幾何羌不知其歲  
之八千端策筮之繇曰是以江夏爲鼻祖小山之外孫者耶以孝  
悌爲根本忠信爲枝葉者耶有煜其華富文藻者耶有駢其實茂  
德業者耶松茂柏悅不足以比其壽者耶愚惑不知請以椿言

水集

叢臺賦

趙秉文

歲辛亥之孟冬兮余解印而南歸覽全趙之形勝兮弔荒臺之故  
基大行車走以南來兮漳水改道而東馳伊川谷之變易兮矧人  
事之推移獨巋然其凌空兮意神物之所護持問父老以陳迹兮  
猶有雙塔野花之詩也噫七龍擾擾虎戰以龍爭兮譬事勢於連  
雞或爭桑於延敵兮有以酒薄而召圍朝膏血於秦韓之草野兮  
夕暴骨於齊魏之沙陲翫生靈於刀几兮決一旦之雄雌得地不  
足以贖民之命兮忍勞民而築斯方主父變服而事威武兮固一  
世之雄才收中山而胡爲未賦兮又窺秦室之狼豺歸來置酒延  
眺八極兮俯不見蕭牆之孕哉噫翟犬之夢兆兮讖百年之厲階  
何茗華之新寵兮宴安酖毒之孔懷厭離宮別館之湫隘兮起高  
臺之崔嵬笑章華制度之狹陋兮又況采椽與茅階輦路縈紆以  
雲竦閣道行空而飲霓奏金石於雲端兮況鈞天之夢未迴下仰  
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聲哀金輿玉輦君王來其間兮左趙女而  
右吳娃朝琴夜筑爲王謌舞兮樂未極而哀隨探雀殼於離宮兮

豈憶熊蹯與豹胎痛父子斃於一朝兮人亦念骨肉之瘡痍也古  
往今來日東月西驚歲律之跳丸悼興亡之奕碁歎趙國之城郭  
兮變都成邑而變骨成灰慨平原之池館兮高者操邱下者荒陂  
狐兔穴於邱陵兮草木深於宮闈地荒蕪而獸口兮天莽蒼而鳥  
馳沈顧寂聽心傷思摧但聞蕭條之聲非竹非絲迫而聽之乃在  
乎羽蟲之摩軌與衆竅之嗚呼臺向時之臺也山川花鳥  
亦向時之山川花鳥也山川花鳥不能知此臺之興廢而臺亦安  
能知人之悲歡而人自悲之然則靚妝炫服臺非以爲榮也而荒  
榛斷址臺又奚以辱爲然而文王之靈臺燕昭之黃金當時稱賢  
者之樂後世爲美談之資而是臺也蒙亡國之恥興山木之嗟亦  
臺之不幸而堪嗤且夫今日之悲昔日之樂也騷人懷之而賦詠  
行客過之而嘯唏嗟舊物之都盡獨天留兮此臺閱千秋兮萬古  
作龜鑑乎方來意者使一旦之樂易萬世之譏也而臺亦負於後  
世哉可弔而不貽也亂曰

洪波之臺傷周舍於已死兮後世之君不能起廉頗於未衰干將  
之劍忍能誅忠魂於李牧兮不能斷讒舌於郭開繁梁棟兮旣折  
嘻大厦兮將頹非一臺兮足悲國無人兮吁可悲

滄水集

趙秉文

解朝醒賦

少時所作

心怏怏兮危絃身恍恍兮風船頭岑岑兮作惡神昏昏兮欲眠安  
得尤物之蕭爽折朝醒而可憐若夫釐金色之嫩馨膾玉縷之芳  
鮮吟酒熟而口啗蟹糟醉而臍團皆足以扶尊前之頹玉醒座上  
之逃禪自蕭閑五噫之外及涪翁與坡仙或耳目所不濟蓋亦略  
得而言焉又若酪水冰融山黎凍口剖西瓜之蜃卵焚北蔡之蛟  
涎亦足以解五更之渴夢快一嚼於冰泉至若薜蘿之和邪蒿之  
醬牛魚之醢鹿尾之漿海東頭鷺正西尾羊雉以大保羹以秦王  
殿以紅腊飯以黃梁然後煎以松風蟹眼之湯燃以清泉黃串之  
香已而龍岩雪谿襲烏絲而操翰墨竹溪黃山揮玉麈而談冰霜

卻弓彎而謝珠貫屏水遠與山長笑五斗於竹林追獨醒於沅湘  
輾然汗出釋然病已亦可謂彼此一時跨鶴於維揚者耶

涇水集

反小山賦

趙秉文

無塵道人李天英家海壖得小山寶而字之名曰元峯寢作於  
花陰月寶之閒適甚爲賦閒閒老人笑曰是猶有所待也若知  
天壤閒皆吾几格閒一物又何待輦石於山函花於鼎之爲適  
哉乃爲賦反之

嗟石來前孰形子鑄匪山而拳玉立巉然匪溜而消土痕隱然天  
臺臥雲海濱籍烟幾代子寶幾姓子傳子入吾室吾以子賢瓊花  
晚醉璧月夕眠我家我林吾以子便我學我仕吾以子遷子豈吾  
友吾不子捐石不能對請以臆宣自我之石幾世幾年山非吾名  
石豈子妍聽其兩忘其樂也天夫鏡中之象亦水中之象瓶中之  
泉卽澗下之泉吾豈謂寶顧陸之筆不若山林皆吾之畫圖悅秦  
巴之音不若禽鳥皆吾之筦絃子以心爲物役智爲衆緣不知無

塵塵桎梏於一峯之元也空花悟大夫之夢庭柏證祖師之禪無  
一物之非我君其問諸屏山之散仙

涇水集

琅山賦

趙秉文

在易州境俗謂之郎君山峯巒秀拔頗似少華

尾箕之精琳瑯之英鍾奇孕秀琅山播形帝敕六丁移來玉京六  
鰲負背三山蓬瀛峯兮直上劍拔崢嶸表兮獨立霜秋氣橫骨非  
肉附勢敵天勃呀然而門繚然而城其門伊何竅鑿巨靈隔山見  
山蔚碧紛青素月夕啟白雲晝局其下雷峽隱隱屹屹石崖嵌空  
龍門天成孰剗孰鑿不騫不騰飛泉中來華擘河傾或遡而流或  
迴而泓下赴兩洪硤轟雷霆百步之外不聞人聲蘊蘊隆隆洞潭  
杳冥石席可據窪尊可銘浮雲悠悠千古此情其城伊何繚以重  
崕巒嶂環抱中心砥平峩峩而山崑崙而亭有駢斯指有植斯屏  
摩雲障日韜河映星千態萬狀不可殫名李白杜陵巨然道甯九  
原骨醉千日詎醒瘦武盡隱老任墨卿一朝擲筆萬里騎鯨崆峒

九華天台四明迴絕人境虛標仙經神州奧區燕南福庭可杖可  
履或仕或耕信步陟降朝昏送迎春山水流秋空月明岩泉夜落  
松風晚清游心太元何慮何營

滄水集

華山感古賦

趙秉文

有浮而清有濁而甯五岳奠形三華削成是其稟金天之秀氣奄  
西土而作鎮包潼關以爲門奄奠乎東井鶉首之分岳之尊惟天  
之柱岳之作爲世霖雨岳之崇三峯如公阿衡周公承天之功厥  
掌伊何兩分其山聖道通塞蓋孫楊厥蓮伊何除瘵蠲疴上醫  
醫國雷扁奈何其肅如霜其高如秋戚施伊優爲天之羞若夫昔  
之所謂具臣者都山岳之權竊雷雨之施壤開千里之奠秩視三  
公之貴危不持而顛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且夫安昌胡廣之保  
祿林甫盧杞之竊位其餘刀鋸之餘蓋亦未足與議譬猶有干雲  
遏日之險而不能已山東之亂擘山導河之力而不能障漁陽之  
騎也向者羸顛劉蹶天崩地坼九廟灰燼萬里喋血陳吳一呼殺

函瓦裂莽卓盜國內訌外掣楊李擅權幽陵竊發僖昭播遷朱李  
猖獗而是山也萃寇盜之淵藪爲豺狼之窟宅墜生靈於塗炭寄  
性命於鋒鏑與獸爲羣以巢爲室以木爲依以椽爲食身爲心仇  
形爲影絕惡聞人聲愁見日月何辜於天使至此極或曰子知其  
一未知其二向者子房運籌霍光謨謀或啟其心或甚其謀祿產  
擅權於呂其劉我命平勃反正而旒二豎嘯凶既唐而周我命五  
龍夾日而斬潼關之敗翳尙父是賴奉天之逼惟西平之力奮然  
大臣力爭而活國屹然如天柱之承西極奈何以人事之一缺而  
爲山林之責有秦川胡老啟口而笑曰日有中昃月有盈虧凡一  
治一亂乃一昏一明福生有基禍生有萌山有朽故壤崩木有蟲  
故蠹生謂山蓋高浮雲翳之不見其形謂心至靈有物蔽之不見  
其情夫惡直爲求讒之媒喜譽爲招佞之旌驕奢爲重斂之階好  
大爲興戎之徵是以古之明王棄是而不營於以忠直是旌抑讒  
佞之萌土木不飾杜非議之徵平刑息冤釋吁嗟之聲含詬忍恥

絕忿怒之兵夫然故心定神休嗜欲不生禍亂不作而天下和平矣故亡漢者漢也非莽卓也亂唐者唐也非安史也使漢以秦爲鑒自無西京之亂使唐以漢爲鑒又安有蜀道之竄如何以一餉之樂而忘累世之患也斯言懷古非止一時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耳

滄水集

捷蓬賦

趙秉文

釋世累而遠遊兮聊逍遙以徜徉行乎莽渺之野兮歷榛蕪之蒼蒼櫬燭體以睨視兮嗟游魂之何方貴賤榮辱杳莫訊兮奚氏族之能詳豈結纓齒劍以身殉難兮將嬰疾之適當甯正身守道性宮庭兮抑貪生殉欲以自戕以天地爲衾枕兮豈必厚螻蟻而薄豺狼上無君長下無臣僕兮豈必賤奴隸而尊侯王將蟲臂鼠肝無不可兮抑一氣頓盡死灰之不揚萬物皆出入機兮其孰爲之主張聞風仙之高論兮曰死生之未嘗噫造化之無窮兮何大塊之茫茫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兮如宿債之須償老栽松而祖忍兮

李探環而姓羊指後期於源澤兮誤前生於形房曾易世而不知兮矧億劫之能量歷萬世而一遇大聖兮然後知大夢之何傷黃帝孔子不可問兮將質之於玉皇溘哀風於上征兮覲金闕而朝寥陽紅雲翳其嬰音兮聞天語之琅琅曰道非有物兮物物以彰其上無始兮其大無旁汨而真兮道將汝昌吾以爲道兮寄浩劫於延康聞至言而遂徂兮蹇予將造乎中黃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異鄉聆古先王之高風兮屹法海之津梁侶千劫於一念兮統萬有於毫茫陟流沙而徑西極兮尋白毫之相光曰五蘊非汝宅兮四大非汝牀毋棄溟渤兮認一浮囊觀恆河之不變兮知見性之不忘逮皮膚之脫落兮露法身之堂堂根塵盡而性空兮知見而無體常悟形骸之非我兮中有不化其存者長惟至人之達觀兮超宇宙而高驤以陰陽爲晝夜兮以死生爲康莊知身外之有身兮亦芒中之不芒混牆壁與瓦礫兮通法界而不藏於是體妙心元辭喪慮忘充以法喜之會薰以知見之香散以象外之



說暢以聲前之章逍遙乎無爲之業游戲乎寂滅之場普大壤以  
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與彭殤也亂曰  
是身虛空以爲量兮堅固不壞如金剛兮孰爲天壽孰否臧兮翠  
竹真如非青菖兮枯木龍吟非宮商兮眼如鼻口道乃將兮

集

遊懸泉賦

趙秉文

庚午之歲九月既望趙子與客遊於承天之廢關置酒乎如女祠  
之側千山蒼蒼素月如拭形與影嬉谷響互答一談一笑超然自  
得既而歎曰泉不飛則無聲石不聳則無骨山以秋而殺瘦境以  
夜而增寂四者備矣而無勝因以文之境雖奇而不卽於是剝蛇  
腹之枝以爲琴窾鳳膺之管以爲笛誦王摩詰韋蘇州之詩所以  
侑此觴而永今夕少焉動乎動息乎息嗚乎嗚嘿乎嘿入吾耳者  
瀏以清歷吾目者屹以森金鼓半空聲在峽中道娘子之關潘美  
所以下河東者耶旗幟盡拔春染木末突井陘之口韓信所以破

趙璧者耶迫而察之風落山而泉鳴石也二客曰未也向者泉出  
祠下大如車輪下赴絕澗懸流千尺殿晴空之雷霆飛炎天之雨  
雪六年於茲而悶其澤子能酬而出之亦一段之奇矣趙子曰泉  
有時而通亦有時而塞豈我見聞有通有塞而此見聞復有何物  
雞林道人曰物我同源動靜致一反聞聞處聞所不及無聞之聞  
聞性不絕離見見處見亦不立無見之見見亦不滅今子以耳聽  
聲未能眼處聞聲以眼觀色未能耳處觀色故一泉之見爲之感  
也歸語同僚曰此殆維摩詰也覺而賦之但見山高水深風清月  
白

滄水集

無盡藏賦

趙秉文

出國門而南驚兮並瀘水而西馳枕房山之東麓兮面萬頃之滄  
波得孤亭之爽塏兮納萬象而居之月娟娟而照席兮風飄飄而  
吹衣悵今夕之何夕兮得二友之追隨於是主詫客曰自有天地  
有此江山如我與君與人往還向者與子仰看山俯聽泉明月侍

右清風侍前侯何啻於萬戶買不費於一錢但恐造物者之怪多  
取不憂他人之我先若乃秋方半夜既寂流光潑水素彩沈璧玉  
虬騰舞金波的樂披蘭泛芷紛紅獵碧送漁舟於天末飄鄰笛於  
日夕洗耳盪目清魂涼魄忽然不知風乘我而我乘風客為主而  
主為客也且子以為其樂何如也雖然世有污隆物有成毀向也  
蕪今也芷向也亭今也圯何變化之無常而人事之不恃也客曰  
自俗觀之有代有謝自道觀之無成無毀君亦知夫物無常時無  
心乎自有觀成則有成自未有觀成則成亦壞矣自今觀昔則有  
昔以來望今則今亦昔矣由是觀之方成方毀方生方死雖然此  
猶有心於去來現在也若其無心則無此矣且夫水不與風期風  
來而水波山不與月期月照而山白庸知夫性空真風性空真月  
是向有極耶然則聲塵有盡所以聲聲者無盡也色塵有盡所以  
色色者無盡也主人喜曰今而後知乾坤一亭萬物一藏吾廬尚  
無恙也

滄水集

拙軒賦

趙秉文

宣撫移刺公築室於私第榜之曰以告閒閒居士曰余有拙病似  
愚而強矯矯亢亢踽踽涼涼人皆喜圓已獨喜方將適東溟顧登  
太行將之陽谷反走寒鄉鬼笑揶揄人怒中傷神醫不能療著蔡  
不能詳且子以為何如可愈而康也居士曰拙者自拙吾不知其  
短巧者自巧吾不知其長或善宦而九卿或白首而潛郎以俗觀  
之有窳有良以道觀之孰否孰臧較榮枯於瞬息等一夢於黃梁  
神龜曳尾大勝剗腸漢陰抱甕焉知沃湯蜂以蜜而割蚌以珠而  
戕錮桓山之石豈若鶉衣之負朝陽憶上蔡之犬何如羊裘之釣  
滄浪天道茫茫何有亡老龜不爛禍延枯桑魯酒味薄邯鄲被  
殃吉凶無朕智不能量鄙夫自私蝨處裋褕達人觀物我兩忘  
縱心浩然與道翱翔言未及既公笑曰子病良已謝夫子之愈膏  
肓也

滄水集

心靜天地之鑒賦

趙秉文

塵靜萬慮心涵太空廓聖賢之鑒別際天地以融通湛一意之虛  
凝不膠於外極兩閤而燭照盡在其中夫靜為躁之君心者形之  
主無營則萬境俱遠有蔽則纖毫莫覩鑑明則塵垢之不生心斯  
喻如心靜則天地之流通鑑斯有取若乃宇則有泰定神則無生  
馳是非不得以塵累利害不能以物移明則遠矣鑑無近斯良以  
止之鍵五基而不亂復其見也洞萬象以無遺由是照燭無疆眇  
綿作柄造化無以遁其跡洪纖無以逃其景良由體道之冲宅心  
以靜何思何慮守一性之宮庭不將不迎納萬殊之光景今夫五  
色亂目不見泰華之形五音亂耳不聞雷霆之聲我是以神宇定  
兮虛而不屈心源濔兮靜之徐清天地不能外其照日月不足況  
其明不然曷以楊子著書云潛則神明可測莊周抗論謂虛則純  
白自生豈非心本一源事周萬變定而能慮則慮乃有得靜而後  
應則應不能眩今也守一貞於不動之宅閉六欲於不關之鍵自  
然不慮而知不窺而見失智與故始符顏氏之齊知德與言終契

孟軻之辨既而解物之懸淵之又淵心虛則萬象皆靈欲泯則百  
感無朕可與游於太始可以陶乎德元可以盪吾神於八荒之表  
可以約吾身於一掬之前滌元覽於心地開虛明於性天故得其  
麤則可以窮事物形名之意得其精亦有以識道德性命之傳矣  
夫然物來自能順受事至不為束纏發為用智之權救亂於未形  
口作研幾之妙見吉於所先別有不定不亂而心恆如不斂不昧  
而用自在以虛為有對也致虛極則無其對以靜為有待也守靜  
篤則絕其待功之化機之純及其至也寂然不足以名之超入圓  
通之智海滄水集  
揖翠軒賦以上原列卷一  
王若虛  
沃川崔公有竹軒曰揖翠其子達之求詩文於士大夫子亦為  
之賦云  
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人之於物必有所慕而所以慕之  
亦必有故也或取深山窮谷以為家指泉石風月以為友是豈迂

僻矯激不近於人情誠有得乎其趣也沃川崔公賢明之屬生於  
畎畝而不俗後其居爲園中其園爲亭而周其亭以竹叢高映密  
窗戶爲肅森乎其如張綠帷而羅碧玉也夫天壤之間佳花美木  
大有可以娛心而悅目者然公皆不以爲可觀惟此君焉是欲對  
玩吟嘯朝夕容與乎其中若與之相忘而不足此其意果安在哉  
吾可卽之而知其所屬獨不見夫此君乎歲暮天寒百物旣冰  
雪交摧淒飆號振芬香豔色莫不零落敗散至於其盡而無餘而  
吾此君宛然自若獨立而能神蓋其稟於內者有足恃是以凌乎  
外者無所挫自世所難得之物而非夫漫生雜出暫榮俄朽之常  
品凡根也而我公慕之則又可因之而得其爲人意其勁挺堅確  
卓乎不羣舉世皆怯而我獨勇眾人旣屈而我獨伸濁穢有所不  
能污險難有所不能亂本然之氣無適而不存也然則公不徒愛  
其色則取其質不徒玩之於其目誠體之於其身若夫披風節月  
含烟臥雨千態萬狀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陳嗚呼公今逝矣而

子璋嗣吾聞之孝者善繼人之志而述其事則登公之堂想其所  
取於此君蓋亦思所以自屬如其庸懦委靡依違顧忌與時變遷  
一折而瘁豈特厚顏於此君亦失公之本意矣

瑞竹賦

并序

王若虛

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者兄弟輯睦爲一鄉最其居室之南  
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爲二又六節而復合君子謂  
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於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  
天何爲者耶視之蒼蒼詰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星風雨雷  
霆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固可感也孰知其徵  
萬物何爲者耶隨氣而生不擇其地紛綸雜沓殊狀異類怪奇偉  
麗非常可喜蓋無所不有焉孰知其爲瑞然感召之說自古人不  
廢也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跡推類附毫釐纖悉以  
爲不啻如合符雖自信不惑者時出而辨之然亦不敢決其無何  
哉人有是行天有是應二者適稱足以據而爲證也蓋出於物理

之當然合於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定許氏之瑞何爲而出吾嘗  
考其素而得其實兄弟相好閨門相輯鄉黨稱其德誰無兄弟曾  
是不率妒忌忿疾以相檢拾陰營私積以自植立至其既極乃絕  
以析者皆是也此則上友下敬墳簾其翕始終以之有死無易我  
心既孚閒言莫入可謂純正篤實一出於自然而非夫矯飾以求  
名跡者之所及也惟其同氣而異體雖異體而卒同心故斯竹也  
始於一而中爲二既二矣而復合於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  
而報又相似則天意所在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於許氏不應如  
是而遂已許氏之爲善不應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稱述  
記錄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爲之說曰人有因物而知勉物有因  
言而加顯蓋立德雖於錫類而傳家欲其及遠故夫所以區區於  
此而未能忘情者殆亦憫時俗之已乖慮後嗣之或替而特以爲  
勸耳顧豈淺哉

海南遺老集

醉黎賦

李俊民

花殘葉疎烏勸提壺春回雨淚之容香滿白雪之膚得之霜而顏  
始紅見其日而頭欲扶夫天之酒星不在於天化爲巢飲之徒煦  
甘姬旨嚙膏臍腴張公之裔游無何之鄉哀家之胄入步兵之廚  
笑君子之交淡閔夫人之色枯其未醉也磊磊落落高世之傑趨  
之者眾甚於成蹊之李其既醉也昏昏漠漠保身之哲趨之者寡  
比於不材之樗凌寒傲暑舞空蹈虛兀然將頽之叔夜塊然獨留  
之淳于其醉於心者心朋心友也如郭奕之見阮咸其醉於面者  
面朋面友也若程普之遇周瑜小二豪之在側悼一夫之泣隅當  
是時也以日月爲過客以天地爲遠廬猶笑夫獨醒之子不肯醜  
糟之餽舖乃有心如渴鳥吻燥未濡夢三江而吞五湖然後乃得  
蒙其齒錄策一醉之勳也莫不愜魏梅之望快湯稼之蘇是所謂  
以醉醒醉者耶黎之爲物也秋而後成屬西方之金其花皎而白  
金之色也其實甘而冽金之味也皆得天地之義氣介然特立確  
乎不移此性之常也然則今之所謂醉者乃其性之變者歟故今

日之放乃向日之拘向日之潔乃今日之汙隨俗俛仰因時卷舒  
彼常而不知變者未免乎憔悴而守其株者也嗚呼噫嘻以舉世  
為桔槔耶則漢陰之甕不以用拙而不抱以舉世為鴟夷耶則井  
眉之瓶不以近危而不居蓋可及者智不可及者愚然則是黎之  
醉也其中有趣雖父不能傳之子宜其植之不如莊靖集

馴鹿賦

李俊民

有足而跂有角而枝處山而適會野而肥一旦為雉兔者所獲遂  
見繫於藩籬不纏而縛不械而羈觀常如崖異履平如險巖野哉  
之性何異夫由也之見仲尼鄭人之夢鄭人之疑秦人之指秦人  
之欺隨母而歸未能如西巴之麋與犬而嬉慎勿效臨江之麋鹿  
兮鹿兮汝生我依我恩汝知不見夫人之子食其肉而寢其皮莊

蒲桃酒賦

元好問

劉鄧州光甫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

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并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  
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  
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薰  
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秘一  
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屬子甯有意乎予曰世無此  
酒久矣予亦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  
未幾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說並與此合物無大  
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傳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  
之遠是可賦也於是乎賦之其辭曰  
西域開漢節迴得蒲桃之奇種與天馬兮俱來枝蔓千年鬱其無  
涯斂清秋以春煦發至美乎胚胎意天以美釀而飽子出遺法於  
湮埋索罔象之元珠薦清明於玉杯露初零而未結雲已薄而仍  
裁挹幽氣之薰然釋煩悶於中懷覺松津之孤峭羞桂醕之塵埃  
我觀酒經必麴蘖之中媒水泉資香潔之助秫稻取精良之材效

眾技之必前敢一物之不階艱難而出美好徒耽毒之貽哀翳工  
倕之物化與梓慶之心齋既以天而合天故無桎乎靈臺吾然後  
知珪璋玉毀青黃木灾音哀而鼓鐘味薄而鹽梅惟揮殘天下之  
聖法可以復嬰兒之未孩安得純白之士而與之同此味哉

遺山集

新齋賦

元好問

予既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而讀之  
其久也優柔厭飫若有所得以為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  
乃名所居為新齋且為賦以自警其辭曰  
新之為說也在金曰從革在木曰從斤邱陵為山而惡乎畫履霜  
堅冰而致於馴猶之於人則齊魯有一再之漸狂聖有念否之分  
唯夫守一而不變者不足以語化化之為神附陳迹以自觀悼吾  
事之良勤失壯歲於俯仰竟四十而無聞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出  
處語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穀有一日之歸仁

動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曾出此之不  
知乃角逐乎空文偃北轅以適楚將疇問而知津揜虛名以自夸  
適以增頑而益隘我卜我居於浙之濱方處陰以休影思沐德而  
澡身蓋嘗論之生而知困而學固等級之不躐憤則啟悱則發亦  
愚智之所均齋戒沐浴惡人可以祀上帝潔己以進童子可以遊  
聖門顧年歲之未暮豈終老乎凡民已焉哉孰糟粕之弗醇孰土  
苴之弗真孰味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又安知温故知新與夫  
去故之新他日不為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

遺山集

宣知賦

楊宏道

昔焉不知今也知之知之謂何宣茲在茲繫氣質之殊異故嗜好  
之參差以己之所是非一天下之是非兮前三十年既昏且癡積  
昏成明積癡成智兮忽釋然而不疑魚喜潛於深淵鳥喜棲於高  
枝曰吾將易汝之所居兮則必惶懼而傷悲或亢高而慕古或俯  
下以趨時或忽略於海岳或較計於毫絲樂性天而自得唯上下

之不移覽六經之所載兮識其正而固持機權用以相濟兮無使  
關鍵之或墮死生大矣不拒不維鬼神饗德天地無私小亨集

臨水殿賦

楊宏道

王者之營宮室也先卜貢賦適中之地然後揆日以立表法天以  
正位外則雙闕雄峙觚稜嶢嶢內則紫氣配極鉤陳按次朝焉會  
焉而穹隆游焉息焉而嚴邃此亦崇極於壯麗而天下後世無遺  
議者何哉蓋以尊國而觀四方俾子孫無復生心於增益也維嗣  
君謂之守文蓋考其義而加詳既獲承於休德當率由乎舊章楚  
之章華未必峻於周之靈臺秦之阿房未必大於漢之未央一毀  
一譽孰存孰亡是知周漢之示制度異夫秦楚之為淫荒者也以  
祖宗為不可法以制度為未盡美以法宮為隘陋以內苑為荒圯  
於是起假山於大內之東出奇石於太湖之裏棟負斷民之腰簪  
椒塗瀝民之膏髓赤禋示變侈心未已又作清曠純熙之殿今汴  
人目之曰臨水者是也想夫臨幸之初紛雜選而駢闐笑孝武之

太液兮陋明皇之溫泉飾錦繡以裏地兮奏歌吹而沸天耀風漪  
於陽景兮舞藻文於綺筵命畫師摹異鳥之狀詔侍臣進春苑之  
篇妃姬嬪媵極態盡妍連臂踏歌而挽裙留仙增糟邱而為山溢  
酒池而成川委庶政於沈湎之表置萬幾於康樂之邊謂千秋萬  
歲長享此樂俄掩涕而北遷俛仰於今幾何指日繁華歇歡樂畢  
傾榱桷暗丹漆木石呈材牆壁露質訝典型之猶存存千萬之什  
一但波光渺茫風聲蕭瑟噫嘻自古侈美奇特之觀奉當時之歡  
無幾而為後人悲傷嗟歎之資蓋無窮悉也余嘗欲一臨其上而  
賦之友人勸余曰失志易沮苦心多感今子三十無成仕途不進  
可謂失志也千里羈旅再喪家室可謂苦心也正使坐子於歌舞  
之場猶且不樂奈何遊覽乎欬傾摧敗之餘哉誠慮感怛無聊損  
傷天和而病夫子也余曰不然夫哀情生於歡樂之極故齊景公  
登牛山而哭孟嘗君聞雍門彈琴淚下霑襟今余遇繁盛榮華之  
事輒潛然出涕乃知與是相反也意其獲見貴盈而微促者因悟



夫天道之難人事之不可常引喻取譬或能自寬計宣政之閒風  
流人物以僕方之何啻鄧林一織草爾庶幾有以解釋其意乎友  
人曰誠如是也願從子往焉乃歷蔡河之南天街之東左界法雲  
之寺右臨太一之宮就前簷而跌坐受水面之涼風俄而身世兩  
忘心神俱融感傷阻恨豁然一空小亭集

金吾案集中門帖子有己酉再逢鬢未曙之句則宏道當生於大定二十九年又宋端平二年投趙制置劄子云歸朝未滿三載則宏道當以宋紹定六年降宋計彼時宏道年已四十五矣宣知賦云前三十年臨水殿賦云三十無成則皆年三十時仕金所

平野亭賦

劉文蔚

琅邪古郡海右雄藩介青徐之遐境跨蒙羽之名山按圖經兮歷  
二千年之城郭詢父老兮曾十萬戶之鄼寔嗟繁華逝而不反兮  
久瀟洒於兵革之殘追前賢創造之遺跡兮認舊碑剝落之苔痕  
一臺存於公署之左兮其勢俯瞰東北之城垣寂寂兮瓦礫之虛  
森森兮荆棘之攢昔郡守備禦之未暇兮其來亦孰爲之一觀越

至元之己卯屬大統之中原太守以善政而底譽監司由上考而  
來官乃因政之暇乘農之閒且陶且冶載芟載刊役不兩旬而既  
畢里無百姓之所關崇峻峭拔兮葺故基于九仞輪奐翬飛兮構  
新亭之十閒眠其下也綠樹漫漫市井班班莞宇參差兮鱗次車  
馬彷彿兮往還靄萬竈之炊煙兮隔物我以仙凡忽一掃其風埃  
兮警夢寐於塵寰流好音兮幽鳥生繞砌兮芳蘭棲朝雲於畫棟  
堆野色於危欄忘萬感之紛擾覺六月之微寒鷺孤飛於霞際兮  
疑星轉乎天端鷗羣集於沙上兮若波起乎平灘不雕不畫兮入  
雲烟之清雅無陰無晦兮極村曲之縈盤每公餘而自適縱卻顧  
而前看一帶高深兮山水秀千里沃壤兮邦畿寬莫不豁詞林之  
風月瀉胸次之波瀾若夫與客共飲因公置煩列雲霄之雅聽促  
玉漏之清彈倒鯨杯而吸翠發酣歌而怡顏懷古人而興感豈賞  
心之易闌非不知役不可兮難舉事不可兮尚繁蓋賢者之所作  
能勞民於既安況乃諭之以道兮人得其歡使之以時兮孰憚其

難不徒宴樂於此兮欲坐觀乎稼穡之勞庶幾知民之艱也山東通志

金吾案劉文蔚仕履未詳欽定賦彙及山東通志俱題金人故錄之賦云越至元之己卯蓋金人入元後所作耳

國馬賦

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杭撒烈飛渡如  
歷九軌而履康莊豈惟觀兵長淮飲馬大江而止哉蓋將窮丹穴  
越嶺徼車書混祝融之區聲教變卉服之島東南一尉罔不率俾  
四海聞盛德而皆來臣萬物被潤澤而大豐美歸馬放牛戢戈囊  
矢天子垂衣裳庶民安田里偽齊錄

附錄劉豫偽札

文賦正非治天下者所宜尚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怠意監  
牧國家創業力為殘弊生靈除禍亂圖康泰以馬為急務而猶  
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心於牧圉芻秣之道此賦極  
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皆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馬

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聊示無言不酬偽齊錄

樂章

釋奠先聖樂章

迎神 姑洗宮 來甯之曲

有功者祀德厚流光猗歟將聖三綱五常百代之師久而愈芳靈

宮對越神其鑿饗

盥洗 姑洗宮 靜甯之曲

楚楚視儀昕徵奠綴爰清其持斲元技悅非持之清精誠是浼神

之來思式欽嘉齊

降升 南呂宮 肅甯之曲

衣冠襲封元王之宗春秋承祀元王之宮清洙或涸東山或童此

封此祀承承無窮

奠幣 姑洗宮 溥甯之曲

仰維聖猷宏賜尊顯宿燎設懸展誠致奠旅幣申申於粢洗腆崇

報孔明不墜敬典

酌獻 姑洗宮 德甯之曲

巍巍堂堂道德孰儷屈於一時信平於萬世王號尊崇公封相繼

涓辰之良潔嚴以祭

亞終獻 姑洗宮 德甯之曲

法施於人修經式誨如明開盲如聲破瞶棲遲衰周光華昭代儼

然南面明人列配

送神 姑洗宮 歸甯之曲

籩豆威儀孔將孔惠三獻備成四方所視神保是饗永先闕里神

之聿歸貽厥孫子

酌獻 兗國公 姑洗宮 德甯之曲

好學潛心簞瓢樂內具體而微人進我退洙泗之鄉神之所在其

從聖師廟會作配

酌獻 鄒國公 姑洗宮 德甯之曲

醇乎其醇優入聖域祖述唐虞力排楊墨思濟斯民果行其德祀  
為上公茲宜配祖庭廣記

迎神 姑洗宮 來甯之曲

上都隆化廟堂作新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凝旒巍然聖真斯

文伊始羣方所視

初獻盥洗 姑洗宮 靜甯之曲

偉矣素王風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涓辰維良爰修祀事沃

盥於庭嚴禋禮備

升階 南呂宮 肅甯之曲

巍乎聖師道全德隆修明五常垂教無窮增崇儒宮適追遺風嚴

祀申虔登降有容

奠幣 姑洗宮 和甯之曲

天生聖人賢於堯舜仰之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牆數仞遣

使陳詞斯文復振

降階 姑洗宮 安甯之曲

稟靈尼邱垂方闕里生民以來孰如夫子新祀歸然四方所視酬

觴告成祇循典禮 亞終獻 姑洗宮 咸甯之曲

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言訓經王國煥

我文明典祀千億 送神 姑洗宮 來甯之曲

吉蠲為饗孔惠孔時正辭嘉言神之格思是饗是宜神保聿歸惟

時肇祀太平極致 酌獻兗國公 姑洗宮 輯甯之曲

聖門之師顏惟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饗桓圭衮衣有嚴儀象載

之神祠增光吾黨 酌獻鄒國公 姑洗宮 泰甯之曲

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為經醇乎仁義力

扶聖功同垂萬祀 金史

金吾案金史禮志載釋奠先聖樂章與祖庭廣記迥異今並錄之

騷

黃河九昭 并引

趙秉文

大安元年余出守甯邊下臨大河登高望遠超然有懷夫崑崙之道聖源也積石迤之狀聖流也龍門企之賢化道也仙掌踦之智通塞也屹以砥柱匡失俗也障以大坏避諸礙也匯以大陸鍾道粹也播以九河入聖海也授以馬圖道通天也竊以為有合吾聖人之道因作九昭思聖道之昭也非敢擬諸作者姑以紓情云爾

發源

古帝賦予以正命兮湛清白之純源水涵泥而變濁兮火鬱煙而滋昏盍虛已以求復兮宛大中之所存曰道有象兮無其形其下無尾兮其上無根塞汝兌兮閉汝門天而不人兮見其本源惟德

人之天遊兮樾六鑿而不渾迤反流而全一兮契妙本於崑崙

狀流

鷲鳥將擊兮形必匿霧豹養斑兮毛以澤龍蛇起陸兮伸其屈草木黃落兮根自復水不積兮遭吾舟風不厚兮塌吾翼氣何滄兮將雨明何喪兮出日蒔吾蘭兮九畹積吾玉兮十襲壽顏夭兮天地飽夷清兮冰雪飫道德之源流兮導此心之積石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吾將付萬世兮潮汐

化道

霜降兮水歸淵潛兮天飛朝鱗兮水次夕轡兮雲遶風為翼兮雷為椎駕天吳兮從馮夷晞吾髮兮弱水濯余翼兮咸池東風飄兮神靈雨水增波兮龍門暮謂鴟運兮何遲謂螭騰兮何怒速莫速兮蛻骨餘樂莫樂兮縱壑初塗人兮服儒會行兮閔趨潔芳馨兮為珮御中直兮為車澡身兮德淵竦轡兮雲衢登聖門而化導兮吾將從沂泗之所居

通塞

日有光有雲翳之決之則明水有源有石礙之抉之則通噫聖道之蕪塞兮孰開明而別聰羸斃兮劉蹶晉矇兮魏聳求蛟螭兮木末求蚌蟪兮雲中有先覺兮吾誰適從麾韓莊之倚門兮排釋老之歸宮回狂瀾於既倒兮障百川而朝東侯況侯愈曰軻曰雄同閩異竇失之相攻嗚呼聖如天王兮彼諸子者亦各諸侯與附庸無闔牆而外禦兮是亦為大正與至公

匡俗

悲世俗之側僻兮倂規矩而詭馳摘荒途以冥行兮失大中之所宜謂荆棘兮可履謂醜毒兮可飴曰先聖闔奧我將詫之世俗詭隘我將證之頽波委靡回而正之吸清露以為餐兮緝雲履以為衣御六氣以為駕兮舉蘭杜以為帷道莫正於仁義兮教莫先於孝慈矯末世之頽風兮還中古之治時屹中流之砥柱兮淳萬派而東之

避礙

世變萬殊兮不一其時道有時中兮圓方異施或遯而通兮或直而坻尺有所不足兮寸有所宜犛牛捕鼠兮不如狴狸太阿補履兮不如兩錢之椎申生以孝斃兮萇宏以忠而誅夷尾生信而溺兮仲子廉而飢言不必信兮行不必果權輕重以適道兮固無可而無不可有孺子歌曰桃花浪兮春月暮竹箭流兮三山渡雷闐闐兮風冥冥舟楫摧兮蛟龍怒劃大坏之當前兮泊滔滔而東驚又歌曰深則厲兮淺則揭冬日羔裘夏葛製兮遇坎則止乘流逝兮先師有言歎棠棣兮

鍾粹

春蘭兮紫莖秋菊兮金英折江梅兮贈所思睇荷花兮思自成襟風兮佩月飫冰兮飽雪驂鸞兮跨鶴將以朝兮紫闕吸沆瀣兮餐朝霞茹芝英兮服瓊芽練玉顏兮不老潔龜腸兮無邪鍾天地之粹美兮萃日月之光華游道德之苑囿兮馳仁義之園林及年歲

之未暮兮庶無愧於周任

入海

登蓬萊兮歸鰲背些明珠為宮闕紫貝些叢珍疊怪璆琳非些喬松偃佺戲浮彩些日月出沒歸墟會些鵬鷗運化天地大些井蛙自囚河伯隘些九川滌源入聖海些

通天

猗聖道之通天兮與河漢兮同流浮靈槎以問津兮夕余次夫牽牛前羲和使弭節兮後望舒以為御左列缺之揚鞭右豐隆以持斧飛廉為先驅兮屏翳告予以未具幹北斗以為斲精招搖以為精厯鉤陳而入紫宮兮聞琅琅之天語曰大人之正心兮若北辰之居所寂然不動即此心太極兮以遊乎萬物之祖盍求復於性初兮執大中以為矩究性命之所極兮泝濬源於天渚亂曰河行九區通天淵兮九疇八卦原於天兮一身動靜一坤乾兮湛然無為守太元兮

以上原列卷二

金文最卷一

金文最卷二目錄

詔令

諭遼上京官民詔 天輔四年

以完顏杲為內外諸軍都統率師伐遼詔 天輔五年

命太宗貳國政詔 天輔五年

諭上京官民詔 天輔六年

諭六部奚詔 天輔六年

獎諭都統杲遣使獻捷詔 天輔六年

諭逃散人民詔 天輔六年 見文雅

答鄂囉奏俘遼主戚屬詔 天輔六年

招降遼和勒博詔 天輔七年

諭關津不得禁民往來詔 天輔七年

答時立愛請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意詔 天輔七年

張覺叛諭南京官吏詔 天輔七年

賜夏國誓書 天會二年

允上太祖諡號詔 天會二年

上太祖諡號布告中外詔 天會三年

勸農詔 天會四年 見文雅

答高麗恭孝王上表稱臣詔 天會四年 見文雅

答元帥府奏宋降詔 天會五年

廢宋諭欽宗詔 天會五年

諭河北人民詔 天會五年 見文雅

答高麗謝宣諭表詔 天會五年

滅宋立張邦昌布告高麗詔 天會五年

降封宋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布告高麗詔 天會六年

答高麗進誓表詔 天會八年

別錄 答高麗請免索保州人口詔 天會八年

尊太祖太宗皇后為太皇太后詔 天會十三年

報哀高麗詔 天會十三年

追上祖宗諡號詔 天會十四年

允尙書省請廢劉豫詔 天會十五年

廢劉豫詔 天會十五年

下宗翰獄詔 天會十五年 以上原列卷三

答請定官制詔 天會二年

更定官制詔 天會二年 見文雅

誅宋亮諸王詔 天會二年

誅希尹蕭慶詔 天會二年

以陝西河南地歸宋諭吏民詔 天會二年

議收復河南布告中外詔 天會二年

命元帥府撫定河南詔 天會三年

受尊號詔 皇統元年



立子濟安為皇太子詔 皇統二年

冊封高麗忠孝王詔 皇統二年

加高麗恭孝王開府儀同三司詔 皇統二年

令增上太祖諡號詔 皇統五年

令增上祖宗諡號詔 皇統五年

施用新寶詔 皇統五年

煬王即位大赦改元詔 天德元年

告百官詔 天德三年

議遷都燕京詔 天德三年

罷萬戶官詔 天德三年

遷都燕京改元詔 天德五年

修汴京大內詔 正隆元年

廢權場詔 正隆四年

諭宋國詔 正隆六年

招宋王權詔 正隆六年  
以上原列卷四

金文最卷二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詔令

諭遼上京官民詔

天輔四年

遼主失道上下同怨朕興兵以來所過城邑負固不服者卽拔攻之降者撫恤之汝等必聞之矣今爾國和好之事反覆見欺朕不欲天下生靈久罹塗炭遂決策進討比遣宗雄等相繼招諭尙不聽從今若攻之則城破矣重以弔伐之義不欲殘民故開示明詔諭以禍福其審圖之

金史

以完顏杲爲內外諸軍都統率師伐遼

天輔五年

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申稟

金史

命太宗貳國政詔

天輔五年

汝惟朕之母弟義均一體是用汝貳吾國政凡軍事違者閱實其罪從宜處之其餘事無大小一依本朝舊制

金史

諭上京官民詔

天輔六年

朕順天弔伐已定三京但以遼主未獲兵不能已今者親征欲由上京路進恐撫定新民驚疑失業已出自篤密呂其先降後叛逃入險阻者詔復出首悉免其罪若猶拒命孥戮無赦

金史

諭六部奚詔

天輔六年

汝等既降復叛扇誘眾心罪在不赦向以歸附日淺恐綏懷之道有所未孚故復令招諭若能速降當釋其罪官皆仍舊

金史

獎諭都統杲遣使獻捷詔

天輔六年

汝等提兵於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之所言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悉已撫定續遣來報山後若未可往卽營田牧馬俟及秋成乃圖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不可恃一戰之勝輒有弛慢新降附者當善撫存宣諭將

士使知朕意

金史

答鄂囉奏俘遼主戚屬詔

天輔六年

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僇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楊璞徵糧于宋尼楚赫不須往矣遼趙王實納塔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慰撫之

金史

招降遼和勒博詔

天輔七年

聞汝脅誘吏民僭竊位號遼主越在草莽大福不再汝之先世臣服于遼今來臣屬與昔何異汝與余睹有隙故難其來余睹設有睚眦朕豈從之儻能速降盡釋汝罪仍俾主六部族總山前奚眾還其官屬財產若尙執迷遣兵致討必不汝赦

金史

諭關津不得禁民往來詔

天輔七年

頃因兵事未息諸路關津絕其往來今天下一家若仍禁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顯咸東京等路往來聽從其便其閒被虜及鬻身

者並許自贖為良仍令馳驛佈告

金史

答時立愛請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意詔

天輔七年

卿始率吏民歸附復條利害悉合朕意嘉歎不忘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恐陰相連結故遷處于嶺東西京人民既無異望皆安堵如故或有將卒貪悍犯紀律輒掠降人者已諭諸部及軍帥約束兵士秋毫無犯必刑無赦今遣幹號阿里等為卿副貳以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朕意

金史

張覺叛諭南京官吏詔

天輔七年

朕初駐蹕燕京嘉爾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為南京減徭役薄賦稅恩亦至矣何可輒為叛逆今欲進兵攻取時方農月不忍以一惡人而害及眾庶且遠國舉為我有孤城自守終欲何為今止坐首惡餘並釋之

金史

賜夏國誓書

天會二年

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誓詔於夏國王乾

順先皇帝誕膺駿命肇啟鴻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効力於昏主致結繫於王師先皇帝以為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迨眇躬之纂紹仰遺訓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內附飭使輶而奉貢効臣節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厥誠

金史

允上太祖諡號詔

天會二年

先聖登遐眇躬繼祚念大勳之已集顧尊諡之猶稽卿處元良性資純孝請行追冊之禮深契永思之懷所請宜允

大金集禮

上太祖諡號布告中外詔

天會三年

朕以眇躬嗣膺丕緒伏念先皇帝生資神武卓冠古先威振如雷霆道大若天地日月所照罔不歸仁豚魚之微亦皆被澤念豐功厚德當盡顯揚賴元老宗工有所協贊比覽章奏深協朕懷穀旦式涓上儀爰舉以天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恭上尊諡曰大聖

武元皇帝廟號太宗於戲肇無疆之業至聖人以難名彰莫大之功非隆諡而曷稱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大金集禮

答元帥府奏宋降詔

天會五年

先皇帝有大造於宋人而宋人悖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繼而不改前迹更變渝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併力擊城摧破方伸待罪之禮況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既服罪宜從誓約宋土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舉師止為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願從主遷居者聽

北盟會編參大金弔伐錄

廢宋諭欽宗詔

天會五年

敕趙桓省所上降表汝與叔燕王俛越王偲已下宗族及宰臣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人於十二日日出郊望闕稱臣待罪事具悉背義則天地不容敗盟則神人共怒其續與助非朕得私肇

自先廟闕圖乃父求好我以誠待彼以詐欺浮海之使甚勤請地之辭尤遜析木版圖第求入手平山偽詔曾不愧心罔天討以自干忽載書而固犯肆予纂紹猶至涵容迨悛惡以無聞方謀師而致討猶聞汝承得位朕望改圖如何復循父佞之覆車靡戒彼遼之禍鑒雖去歲為盟於城下冀今日墮我于畫中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與構軍前之二使本以閒為惟假臣權不贖父罪自孽難道我伐再張將臣激怒貳之心戰士增敵愾之勇氣軍犯五不韙之罪喪亦宜乎晉帥有三無報之心倍猶未也以是濟河航葦克汴如毛人競覆昏天莫悔過誰肯面城而借一果聞舉族以降既為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諭元帥府施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大金弔伐錄

答高麗謝宣諭表詔

天會五年

省所上表謝宣諭并進奉物事具悉卿擇人未諭之前願為附屬禹會既通之後益亮勤悰因嘉志在於畏天當即恩綏而賜地頃

陳貢篚止土謝章頌閱之餘獎歎雖切尙託言於戶口未奏到于  
誓封但其事事以訖成忠于世世而可信所諭之言其或不定所  
得之地將何以憑高麗史

滅宋立張邦昌布告高麗詔天會五年

勅敵奉天而廢立事蓋非常諸侯爲朕之藩宣理當誕告厥初汴  
宋請復幽燕密修浮海之勤申結與鄰之好先皇帝曲矜懇至卽  
示允諭曾無知施以固盟翻更納亡而構怨逮桓纘紹復佶云爲  
仍久示於含宏訖無聞于悔禍以致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止勞將  
帥之一征旋致窠巢之坐覆宗祧失守父子見俘載惟積釁之深  
至有易姓之事謂神器不可無主議降新封況生民惟懷至仁恩  
推舊宰已於今年三月初七日宣諭元帥府差人押送趙主父子  
并燕王越王鄆王以下宗族四百七十餘人赴闕仍備禮冊命亡  
宋太宰張邦昌爲大楚皇帝都於金陵於戲獲盈貫之元惡于是  
輸誠思造物之全功所宜同慶今賜卿衣帶犀金銀絹緞匹等物

至可頌也高麗史

降封宋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布告高麗詔天會六年

朕聞夏商而來莫非不仁失天下漢魏以降則有故事爲諸侯茲  
載籍之具書非一時之創見惟宋太上皇趙佶少帝桓所以背恩  
而失信與其致討而就俘亦已使聞不須重敘自茲期歲邈在別  
都比詔詣於闕廷因面數其過失顏之厚矣有伊戚之自貽人皆  
知之顧何詞而以對隕越於下咸服其辜然罪可釋愚可哀終棄  
絕之弗忍惟名不正言不順亦爵號之旣加已于今年八月二十  
六日降封趙佶曰昏德公趙桓曰重昏侯事皆維新理宜誕告言  
念至公之舉諒協同慶之誠嗚呼命不于常國必自伐維皇上帝  
之震怒不爲桀亡非予一人之能令侯于周服敬爾有土其聽朕  
言今差司古德韓昉等充報諭使副仍賜卿衣帶匹緞銀器等具  
如別錄至可頌也高麗史

答高麗進誓表詔天會八年

省所上表稱謝進奉銀器茶布等物并附進誓表章具悉朕不得已而征見立俘于二罪非常之慶遂誕告于四方卿薦有王藩篤守臣節露囊章而展謝旋篚貢以將誠載念忠嘉豈忘歎尚所有合諭事件具如別錄至當深省以善後圖

高麗史

別錄

昨遣伯淑宣諭去時止言保州虛城將來到彼若是所約事件一一畢從更加懇求即當割賜洎其金子鏐入朝所上表內妄稱投入戶口交付之事既積歲年之久復有風土之殊罔有安存悉皆物故許令小國當取便宜致於回詔特諭尙託言于戶口未別奏于誓封但其事事以訖成忠于世世而可信所諭之言其或不定所得之地將何以憑又司古德韓昉等奉使亦仰如上具款議及回來奏稱將到語錄依前飾言臣父先王生前不獲前後屢降詔書未曾卻有一起釋放戶口專俟將來進上誓表必以依從今覽來表文意似重訖無歸納戶口辭語必謂

入賀生辰正朝至于橫使不失其時况又從命上訖誓表足絕猜貳故以不言付之事若計前後新舊戶口其數不少無因俱爲物故除當日陣亡後因病卒者自無追索外至如身歿須有遺骸更或本身現在并其諸子孫婆婦等戶並委疾速刷會見數具表奏聞即當亮察如或果難依應所進誓表亦無爲定

高麗史

答高麗請免索保州人口詔

天會八年

省所上表并進奉御衣帶銀器合物等卿志存協輔職在正封稽首稱藩務協畏天之禮充廷祇貢聿陳享上之儀言念忠勤不忘嘉歎所告奏事續當報諭

高麗史

尊太祖太宗皇后爲太皇太后詔

天會十三年

朕席祖宗二聖之休德託于士民君王之上涉道日淺罔知攸濟方賴母儀自家之化成孚王道而兩宮之號未極其崇朕用惕然夫推親親以顯尊尊古之制也雖日殫四海之養而名稱未正如

尊尊何宜率舊章用資孝治太祖皇帝皇后紇石烈氏太宗皇帝  
皇后唐括氏皆位冠六宮屬尊一體在均厥禮奉正鴻名並尊曰  
冊具禮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大金集禮

報哀高麗詔天會十三年

上天降禍大行皇帝遵疾彌留奄棄萬國攀慕哀號不克勝處朕  
欽承彝訓繼追輿情以眇眇之躬嗣丕丕之業卿面聞訃音諒極  
悲凝益勵乃心同底于理高麗史

追上祖宗諡號詔天會十四年

蓋聞積厚者流遠德隆則報豐迺古今之達道也朕仰惟祖先  
世脩德皇基帝迹濬發其祥而號未崇誠為闕典者太祖太宗方  
經啟恢廓故不暇給夫禮時為大惟予紹膺多福天地底平大禮  
尚稽惕然增懼追王固聖人之制然歷代以降世數不同亦有昆  
弟相及者立大功者皆極其號其與百官羣採故實以今況古務

求厥衷更當迹行累功用節大惠朕將請于帝以永無窮之傳大金集禮

允尙書省請廢劉豫詔天會十五年

齊國建立于今八載道德不修家室不保有失從初兩獲安便之  
意豈可坐視生民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為措置所  
有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廢劉豫詔天會十五年

敕行臺尙書省朕丕席淇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升平顧自  
濁河之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  
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其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迄今八稔尙勤吾戍  
安用國為甯負爾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膺王封罪有所歸餘  
皆罔治將大革于弊政庶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  
甚不能為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  
宜事件已委所司畫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



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北盟會編

下宗翰獄詔天會十五年

門下先王制賞議罰賞所以褒有功非濫恩也罰所以誅有罪非益怒也朕惟國相黏罕輔佐先帝曾立邊功迨先帝上仙朕繼承不祚眷懷元老俾董征誅不謂持臣重權陰懷異議國人皆曰可殺朕躬匪敢徇私奏對悖慢理當棄磔以彰厥過嗚呼四皓出而復興漢室二叔誅而再造周基去惡用賢其鑒如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北盟會編

答請定官制詔天眷二年

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于改爲言之易行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於後舉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頒明命順考古道作新斯民欲端本于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渺躬嗣承懼墜先猷惕增夕厲

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於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僅至有成撥所先行用敷眾聽作室肯構第遵底法之良若綱在綱庶弭有條之紊自餘條款繼此祗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松漢紀聞參北盟會編

誅宋亮諸王詔天眷二年

周行管叔之誅漢置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敦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猥嗣統臨蓋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德雖爲否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蠱毒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聯諸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翳協力肆登極品兼縮劇權何爲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昵信宵人煽爲姦黨坐圖鼎行將弄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究國王宗雋爲國至親與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已之怒專殺以取威擅公之財市恩而惑眾力擯勳

舊欲孤朝廷卽其所疏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  
左副點檢渾觀會甯少尹胡實刺郎君石家奴千戶述孛离古楚  
等競爲禍始舉好亂從逞躁欲以無狀助逆謀之妄作意所非冀  
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  
露端倪每存含覆第嚴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  
之分蔑然不顧狂甚自如尙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叛  
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亡爰自克奔之徒乃窮相與之黨得厥  
情狀孚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敢詭辭而抵賴欲申三省公  
議豈容不煩一兵羣凶悉殄於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  
屬籍訖自餘註誤更不躡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畫衣而有犯  
古猶欽哉子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天眷二年

松漠紀聞參北盟會編

朕席祖宗之基撫有萬國仁熹德覆罔不臣妾而帷幄股肱之舊  
敢爲奸欺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丞相陳王希尹猥以軍旅之勞

寢備宰輔儉復忍出其天資蔑視同僚事輒異論頃更法令之  
始永作國朝之規務合人情每爲文具比其改革不復遵承幾喪  
淳風徒成苛政至乃未稟詔諭遽先指陳或託旨以宣行每作威  
而專恣甚者密植黨與肆行誕謾僭奪玉食之尊荒怠梟鳴之口  
外擅國家之利內賸骨肉之恩日者師臣密奏姦狀已聞弗蚤加  
誅死目不瞑顧雖未忍灼見非誣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  
面議謂神器以何歸稔于聽聞迄致彰敗躬蹈前車之既覆豈容  
蔓草之弗圖特進尙書左丞蕭慶迷國罔悛欺天相濟將致于理  
咸服厥辜嗚呼賴天之靈旣誅兩觀之惡享國無極永保億年之  
休咨爾臣民咸體予意

北盟會編

天眷二年

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  
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儻能偃兵息民我國家  
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爲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

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生无忘吾土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

大金國志

議收復河南布告中外詔

天眷二年

敕行臺尙書省粵有遼叔世專肆奢暴惟皇天假手于我太祖武元皇帝恭行討伐併有土宇惟我太宗文烈皇帝不敢闕於天降威乃命帥臣自大江以北皆爲我有太宗始務息民不貪其土止以大河分流爲界自河以南苟得賢而處之亦猶吾民況以天下爲公古之道也遂建張邦昌爲大楚畏懦無立不克所付未幾就戮爾劉豫再立位號皆自我師援之拯之守之護之僅有存焉亦以使我軍士就獲安息不謂向者達賚等入奏援立劉齊非所以利適足以害人也三軍之士往往皆曰自開拓以來大事旣定申畫封疆亦有年矣何故罷於奔走違越分疆遠屯戍守他土曷若

併一措畫惟君與民皆得休息矧惟劉豫悖德屢聞立武非已終竟無所濟今取河南惟其土人宅爾土繼爾居爾田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河南惟其安罔有他心亦惟軍士能戮力一志爲安守我土以此而行可速定朕乃從其言內外罔不帖然達賚等復力言齊爲不道旣廢矣邊而四塞遐迩猛士雖守之未免枕戈坐甲之勞閒以江左爲鄰易生釁隙不可徹警難以久安之計不若因以河南地錫與大宋恩義非爾所求而與之非爾所致而得之爲恩重矣爲義深矣朕詢于眾言或不可者三之二朕以元元休息之意斷自朕心又可其請達賚等不俟詔命款報遽割疆土旋班屯軍凡此之爲皆達賚等實稔姦謀相爲接好將啟亂心預圖外交先施責報庶無夾攻之患包藏詭狀專輒陳請割賜土疆職此之由朕常以止戈爲武舍垢藏疾不欲重違成命故王倫旣執之後命使發藍公佐偕往責數之調歲貢齊正朔徵誓表追冊命冀其無我違然後禮降封冊今省來章蔑如也其餘事意反有要求

況河南中原之地實惟天所授天與不取縱敵長寇為患滋甚亦使人心久則異異則變生抑又保聚完具蔓草難圖而使生靈愈罹殘毒不能休息由此思之朕志先定昆命于朝僉曰不可赦時哉不可失乃議大軍數道節制並進應洪流之南皆從撫息嗚呼非朕一人與奪有倉言尙念軍士久歲征役所成大事式當此行尙慎終其初亦使四海永清光昭我烈祖之德威暨爾千夫長今日之事一乃心力勛哉果毅亦念汝等立事立功有用命有不用命嘗為傳聞與親見之不同朕將聽覽以明其善否亦欲俾新民聞朕將往尙能向火而求蘇也行幸南燕可無令子遺一夫皆分白省論各設耳目量擇進退能歸款而來者不使秋毫敢犯執迷頑不從者翦伐無俾易種在外者原加安恤還定勞來之俟軍克日先備將士功迹大小多少以聞子將親覽焉如該載未詳可臨事便宜行之所有別降詔書已丁酉開諭無有遠邇宜體朕懷

炎以來繫年要錄

命元帥府撫定河南詔 天眷三年

蓋聞信合于義然後可循舍是自俘猶執一也故聖人之道貴在隨時未有泥而不通能濟其治日者齊政不綱人用恣怨既黜厥命晏然惟和時將混一教風有截無外不圖姦臣昌等稔知禍逆厚寇欺君請歸侵疆務繼絕世朕亦欲柔懷是德俯用聽從庶如不世之恩自取為邦之福洎王倫等至理又乖衷雖報謝為名而於實不繼故藍公佐回丁甯理索誼故當然審必可行乃令款報比得莫將等來所陳事日靡所遵承襲舊爵以自如略王正而不願辭封建拒進誓章至于疇昔逋逃嘗言願遣今欲與河朔等路流寓臣民併為蔽斬自奸臣伏罪迹厥攸行內侮外連情狀甚著所不即行討取者蓋天下為心在彼猶此姑務舍容以圖甯止又慮民吏滋久相效執迷邊隙兵端殆將無日犯而後取禍亂必深弭爾後艱在吾早定今命元帥府領大軍數道並進撫定元係本朝都邑州軍師之所在務加優恤以副子子惠元元之意夫與

奪之異豈所樂為而恩威張弛之閒蓋不得已也凡有見聞當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受尊號詔 皇統元年

博考藝文敷求古訓謂其尊虛名而徇眾欲不若修實德以承天  
心故屢卻於奏章將確守於朕志而叩闈愈眾陳義益堅推讓再  
三敦迫備至念天自民而聽拒違恐拂于樂推而名者實之賓佩  
受終期于求稱勉依來請惕懼增深所請宜允 大金集禮

立子濟安為皇太子詔 皇統二年

敕尚書省廣愛惟親爰厚人倫之化立子貴嫡允為天下之公朕  
欽紹基圖祗勤夙夜屬燕謀之肇慶自椒掖以儲祥誕揚典冊之  
儀式副臣民之願皇嫡子濟安徇齊秀質岐嶷英姿載夙于初協  
漢后日符之夢誕彌有赫同周家聖瑞之光屬宰輔之獻言詔春  
官而協議謂國本所當早建而宗豈宜有其承稽載籍傳嫡之格  
言有前代承平之故事禮之所急義不可辭乃因吉日之良備正

前星之位咨爾有眾其體朕心已降制命立為皇太子仍令有司  
擇日備禮策命佈告中外咸使聞知 大金集禮

冊封高麗忠孝王詔 皇統二年

九儀錫命禮本於周官諸侯稱王事從於漢制卿世遵舊約躬踐  
令猷肇從嗣守之初克謹稱藩之義累年于此一德不渝宜封冊  
之遂行飭馳輶而往使恪守爾典恭聽朕言今遣使冊命仍賜九  
旒冠一項九章服一副玉珪一面金印一面玉冊一副象輅一馬  
四匹別賜衣帶匹緞器用若干鞍轡馬三匹散馬四匹 高麗史

加高麗恭孝王開府儀同三司詔 皇統二年

朕恭承先業奄有庶邦賓實有名勉徇樂推之意由中及外惟均  
大賚之恩奕世撫封象賢嗣爵夙篤遵王之義宜膺進秩之榮屬  
使傳之往馳申命書而用錫尚綏厥位永孚于休 高麗史

令增上太祖諡號詔 皇統五年

自古繼體守文之君必以遵制揚功為本乃宏宣于令問用茂對

于先靈恭惟太祖武元皇帝元德昭升帝心簡在櫛風沐雨躬創  
業之艱難杖鉞秉旄拯生民於塗炭集成大統垂裕後人致今日  
之太平自睿謀之先定方廟祔以明崇建庶可甯神而諡號之所  
推尊尚多遺美音容如在夙夜靡遑蓋禮有貴于沿情事亦存于  
師古爰資率籲恭議答揚宜令尙書省集百官五品以上與禮官  
共議增上諡號仍詳具典禮以聞

大金集禮

令增上祖宗諡號詔

皇統五年

朕聞創業垂統祖先所以貽燕謀遵制揚功後嗣所以恢宏烈稽  
孔聖達孝之說見武王追尊之文著在禮經遂爲永法我國家千  
齡應運累聖重光造攻始於有遼基命集於皇祖比涓吉日祇薦  
隆名天日澄輝神民慶悅載念丕圖之永邈率由奕葉之相承始  
于憂勤寢以光大在眇躬持守之意敢專享于盈成推武元尊親  
之心想不忘于敬愛昭茲令聞屬在此時宜令尙書省于都堂集  
文武執事官五品以上與禮官稽考前代故事議增上祖宗尊諡

議定擇日奏告施行

大金集禮

施用新寶詔

皇統五年

惟帝王傳信之章取天地合符之意倣義圖而制範壘軒篆以成  
文所以施命四方作孚萬世古今所尙損益可知我國家一統光  
臨四征者定疆理所至咸績於禹功印璽之傳尙循於遼舊襲用  
既久漫漶靡鮮乃命有司爲之更制縱廣契三才之妙高厚法五  
行之成鳩工雖假於人爲創意乃由於帝錫涓日祇受與天匹休  
其新造御前之寶書詔之寶已於今日二月二日施用布告中外咸使  
聞知

大金集禮

煬王卽位大赦改元詔

天德元年

門下朕惟太祖武元皇帝神武應期奄有四海以公存心天下大  
器授於太宗文烈厥代不忘先遜憑玉宣命屬之前君以繼洪業  
十有五年而昏虐失道人不堪命宗族大臣協心救正久而弗悛  
遂仰奉九廟之靈已從廢黜亦旣殂殞宗族大臣咸以太祖經營

締構所繇垂統推戴眇躬嗣臨天下朕以宗社之重義不獲已爰受命之初兢兢若涉冰淵未知攸濟尙賴股肱三事文武百僚同心輔翼以底於治宜布惟新之令以宏在宥之心可從皇統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爲天德元年於戲嗣守丕基休於宗祚永綏縣字尙軫黎元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北盟會編

告百官詔

天德三年

朕臨民而爲父母必思安於兆民繼體而爲帝王必思期於萬世是以定國家之計豈止便於目前承祖宗之謨不敢忘於在遠昨因撫綏南服分置行臺時則邊防未甯法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從權旣而人拘道路之遙事慮歲時之滯凡天下國家無親疏彼此人問各體君上之意務盡均平若能於公相之子孫閭閻之黎庶一親視之如朕之所喜无以加焉朕雖居人上之尊承萬方之統會不甘味寢不安席加以太平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自古帝王固有酣酒嗜音輟朝廢政窮奢極欲耽樂是從雖有忠義之士

犯顏逆耳一諫而有斥逐再諫而加誅戮則終杜諫臣之口无復敢言者朕非不知亦非不能所以不然者重念太祖皇帝艱難以取天下欲救民於水火之中非欲自尊務承先志兢兢持平雖跬步不敢忘爾凡有官君子特享爵祿於安平之時其可不念太祖艱難創業之初合朕求治之意交修不逮以熙庶績朕宣布詔令以告百官蓋有五刑著爲常典小者加之責罰大者至於誅戮有罪犯必罰无赦爾或罹於邦憲實有傷於朕心故使通聞庶令天下有守法奉公無姦賊之過朕所聞知必加進用自今以後凡有罪者无赦或隱而相容凡缺望者必盡欲以取平庶同底於太甯以其享於極治咨爾有眾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北盟會編

議遷都燕京詔

天德三年

昨因撫綏南服分置行臺時則邊防未甯法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從權旣而人拘道路之遙事有歲時之滯凡申款而待報乃欲

速而愈遲今既庶政惟和四方無侮用并尚書之亞省會歸機政於朝廷又以京師粵在一隅而方疆廣于萬里以北則民清而事簡以南則地遠而事繁深慮州府申陳或至半年而往復閭閻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困於轉輸使命苦於驛頓未可時巡于四表莫如經營於兩都眷惟全燕實為要會將因宮廟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域勿憚暫時之艱以就得中之制所貴兩京一體保宗社於萬年四海一家安黎元於九府咨爾中外體予至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罷萬戶官詔 天德三年

太祖開勦因時制宜才堪統眾授之萬戶其次千戶及謀克當時官賞未定城郭未下設此職許以世襲乃權宜之制非經久之利今子孫相繼專攬威權其戶不下數萬與留守總管無異而世權過之可罷是官若舊無千戶之職者續思增置國初時賜以國姓若為子孫者皆令復舊 金史

遷都燕京改元詔 天德五年

門下朕以天下為家固無遠邇之異生民為子豈有親疎之殊眷惟舊京迤在東土四方之政不能周知百姓之冤艱于赴愬况觀風俗之美惡察官吏之情勤必宅所居庶便於治顧此析津之分實惟輿地之中參稽師言肇建都邑迺嚴宗廟之奉迺相宮室之宜遂正畿封以作民極雖眾務之畢舉冀暫勞而久安逮茲落成涓日蒞止然念駸興于役力豈無重擾于黎元凡有科徭皆其膏血遂至有司之供具亦聞享上以盡心宜加撫存各就休息載詳前代赦宥之典多徇一時姑息之恩長惡惠奸朕所不取若非罰罪而勸善何以勵眾以示公今來是都寰宇同慶因此斟酌特有處分除不肆赦外可改天德五年為貞元年燕本列國之名今為京師不當以為稱號燕京可為中都仍改永安析津府為大興府上京東京西京依舊外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又爵祿所以勵世而磨鈍也前此官吏每有覃轉資給賢否不辨何補治功緣



今定都之始所冀上下協衷恪恭迺事若俾一夫不獲其所則何以副朕遷都爲民之意故特推恩以示激勸可應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覃遷一官於戲京師首善之地既昭示於表儀詔令責成之方其勿怠于遵守咨爾有眾體予至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修汴京大內詔

正隆元年

朕祇奉上元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跼躅于一隅非光宅于中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在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會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虔燼于一炬第川原秀麗卉物華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

大金國志

廢榷場詔

正隆四年

自來沿邊州軍設置榷場本務通商易于民用其閒止因隨處榷場數多致其夾帶違禁物貨圖利交易及不良之人私相來往未

爲便利可將密壽潁唐蔡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等處榷場並行廢罷只留泗州榷場一處每五日一次開場仍指揮泗州照會移文對境州軍照驗施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諭宋國詔

正隆六年

朕在位使心坦然四鄰歸貢逾有年矣皆出於祖宗洪厚德澤也念境內羣寇越擾邊民叛逆於南宋況兩淮之民舊屬宋處自來狼子野心始宋自來我朝盜買戰馬後至彰露而止又以探報羣卒諸路變形或作紅巾或作商旅或兩朝奸吏妄設悠詞撰造異端而無厭怠貪婪榮身聞作兩朝講好親睦之意朕已詳之今朕親將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以九月下旬回國遣使往宋以決鎖宋君臣父子各宜堅心謹守諸路故茲詔諭

北盟會編

招宋王權詔

正隆六年

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巖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

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朕所不吝若  
執迷不反朕今往瓜州渡江必不汝赦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以上原列卷四

金文最卷二

三

金文最卷二

金文最卷三目錄

詔令

世宗卽位大赦改元詔 大定元年

卽位賜臨潢尹移室懣詔 大定元年

卽位賜圖克坦喀齊喀詔 大定元年

增將士賞典詔 大定元年

上閔宗諡號詔 大定元年

改葬熙宗詔 大定元年

戒飭將帥詔 大定二年

諭從賊諸將士詔 大定二年

上宣獻皇后諡號詔 大定二年

追諡妃烏林答氏爲昭德皇后詔 大定二年

造總計錄詔 大定四年

報紇石烈志甯請長驅渡江詔 大定四年

金文最卷三目錄

均賦役詔 大定四年

壽王京謀反免死安置嵐州賜詔 大定五年

受尊號詔 大定五年

卻尊號禮冊詔 大定五年

賜宋使銀合湯藥詔 大定九年

答夏主仁孝為任得敬求封詔 大定十年

親祀南郊詔 大定十一年 見文雅

答高麗莊孝王請以弟咭權守軍國詔 大定十一年

詢問高麗莊孝王詔 大定十一年

允高麗光孝王權守軍國詔 大定十二年

冊封高麗光孝王詔 大定十二年

改名告中外詔 大定十四年

答高麗光孝王詔 大定十五年

賜宋賀生辰使副銀合湯藥詔 大定十七年 以上原列卷五

增上孝成皇帝諡號詔 大定十九年

恤民詔 大定二十二年 見文雅

賜皇太子詔 大定二十四年

弔慰高麗光孝王詔 大定二十四年

祭孔廟用酒脯詔 大定二十六年

大赦天下詔 大定二十八年

諭上京留守古雲詔 大定時

以選舉十事諭尚書省定擬詔 大定二十九年

初置九路提刑司賜北京提刑司蒲帶詔 大定二十九年

諭孟宗獻詔 明昌元年

諭沁州刺史李楫詔 明昌元年

命追復故吏部侍郎田穀詔 明昌元年

答究王永成坐圍獵解職奉表謝罪詔 明昌二年 見文雅

答尚書左丞守貞以久旱表請解職詔 明昌二年

遣夾谷衡諭知東平府事完顏守貞詔 明昌二年

諭諸王府傅尉詔 明昌三年

諭王僚詔 明昌三年

誅鄭王允蹈詔 明昌四年 見文雅

鄭王允蹈伏誅布告中外詔 明昌四年

賜阿里不名衡詔 明昌四年

責平章政事守貞詔 明昌五年

諭官吏詔 承安二年

獎諭豫王永成進馬詔 承安二年

獎諭西北路招討使獨吉思忠增繕隄牆詔 承安三年

答高麗光孝王請以弟暉權守軍國詔 承安三年

詢問高麗光孝王詔 承安三年

允高麗靖孝王權守軍國詔 承安四年

冊封高麗靖孝王開府儀同三司詔 承安四年

賜高麗靖孝王車服金印詔 承安四年

諭諸路按察司詔 泰和五年

討宋韓侂胄詔 泰和六年 見文雅

獎諭完顏匡敗宋詔 泰和六年

獎諭羌酋青宜可內附詔 泰和六年 以上原列卷上六

金文最卷三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詔令

世宗即位大赦改元詔

大定元年

門下朕惟前君乃太祖皇帝之長孫受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有  
 五年內撫外甯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罪不及民前岐國  
 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匡救敢行篡弑自僭竊以來昏虐滋甚  
 是用列其無道昭示多方  
 一前來皇叔元帥曹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篡位之初自  
 懷恐懼無故殺害  
 一前來太宗受太祖遺命不忘至公傳位前君諸子並當職任止  
 因篡位之初自懷疑懼將太宗親子太保魯國王中京留守胡里  
 不阿里留守判宗胡里加宰相胡沙霍王散里海王撒揭穆王胡  
 東鄆王神徒馬蔡王烏也八人子婦等七十有餘口並以無罪盡

行殺戮不留其一二

一開國功臣晉國公王孫領行省楚國王阿辛止因篡位之初自懷疑懼將阿辛并兄子嗣三十餘口並駙馬丞相幹古刺並宗室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

一左副元帥國王撒海累建功勳止因篡位之初自懷疑懼計構遙設以白礬書假言宮外拾得令其誣告并其子御史大夫沙只并子孫三十餘口及太祖親弟遼越國王男平章字弟兄子嗣一百餘口兵部尙書毛里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并子任王喂呵並以無罪盡行殺戮

一前來太祖長女公主兀魯哥係曹國王親姊因篡位之初無故殺害

一故西京留守蒲甲馬爲是親口自懷疑懼無故殺害  
一開國功臣皇叔太師梁王長子韓王臨氏清正忌其聲譽令其家人誣告勘問不成故意殺害

一應係開國功臣太祖太宗時已經封贈王爵無故並行追奪

一會甯府係太祖興王之地所建宮殿無故拆毀

一中都大內營造累年殫竭民財不可勝計民力未定仍拆毀南京大內再行修葺並皆窮奢極侈土木之功前所未有

一因伊小兒病死卻將乳母并醫人盡行殺戮

一宋國講和之後臣禮不闕弃違信誓欲行吞併動眾興兵遠近嗟怨醫人祁翰副陳諫不可更不循省便行誅戮并舊有軍器盡行燒毀卻令改造遂致公私困竭生靈飛走無不彫殘

一近日以來皇叔曹國王被殺之後嬪母國妃納在宮中及親族姊妹姑姪并應命婦有容色者恣行烝淫

一亡遼豫王子嗣三十餘口並以無罪橫遭殺戮

一嫡母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弑殺其大逆无道古今未聞

一德宗嫡孫節使母妻子弟并太師梁王兒婦孫婦等曹國王次

夫人并子及韓國夫人并兒婦孫等並以无罪盡行誅戮

一

樞密院使北京西京留守等因北征回並皆誅族宰執亦被鞭撻其餘過惡不可備舉前錄數條稔於聞見遂致天怒人憤眾叛親離朕方留守東京遵養時晦四方豪傑將士吏民咸懷怨苦無所控告自遠而至者數十萬眾日來赴愬再三惇請不謀同辭咸以太祖皇帝聰明神聖應期撫運皇孫繼嗣止予一人歷數有歸不期而會朕推誠固讓至于再三請者益堅辭不獲已恭念太祖皇帝創業之艱難祖宗社稷深懼乏祀俯徇羣情勉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冰宜推肆赦之恩以布維新之令可大赦天下改正隆六年為大定元年十月八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罪无輕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以赦除内外大小職官並與覃恩仍委尚書省條奏施行

一昨未簽軍著軍人其間多有貧難之人欠少官司錢債及與僱

者兄弟子孫妻女姨妹或父母自行典僱深可憐憫赦書到日不問新舊盡行放免

一據南京等處修葺大匠槩行放免

一據契丹老和尚等昨行簽差南征遂叛及赦書到日並許經附

近官司投首並許原免依舊復業

一據昨因契丹人等作過其間被軍人等將不在作過數内外官員百姓及著軍人等命婦妻子孫驅奴并左右隣人一例驅奴虜令來實可憐恤赦書到日仰隨處官司一一會勘驗端的發遣本家依舊團聚往坐有所正係作過人等若與從軍人鬪斬亡虜了家眷驅奴不在于放免如前來敗失在逃即日新來投首除親屬外付本國人團聚到驅奴准已收虜為定

一據逃軍雜背軍郎主并避役夫或犯罪在逃良賤人等赦書到處並限一百日內許令陳首懲斷内軍人分付本軍收管如限滿不首復罪如初

一據亡命山東澤聚為盜寇赦書到處並限一百日經所在官司日限陳首與免本罪分付原收管係內據頭領如能勸率其眾出首委所在官司具姓名申覆尚書省奏聞當議別加頒賞

一據自撫定亡逃死尸名下所著大小差撥並租稅限赦到並行

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所在官

司歲時致祭

一據諸處暴露骸骨无人收葬者並委所在官司如法埋瘞

一應全改正徵收追究事件

於戲以寬而眾可御敢希堯帝之仁代虐而民允懷庶幾湯王之

德尚賴文武勵翼忠良贊襄咸告嘉猷永臻至治咨爾兆庶體予

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到日

主者施行北盟會編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即位賜臨潢尹移室悉詔 大定元年

南征諸路將士及卿子姪安遠翰魯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來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邊事未甯臨潢劇任姑仍舊職聞樞密副使白彥敬南京留守紇石烈志甯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遁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 金史

即位賜圖克坦喀齊喀詔 大定元年

岐國失道殺其母后橫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創業之艱難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舊臣豈不知天道人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上陝右重地非卿無能措畫者俟兵革既定即當召卿宜自勉之 金史

增將士賞典詔 大定元年

仰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萬國咸甯迨歲十載而正隆失道不務



持守害虐黎元无名弄兵致爾將士軍卒遂勤征役暴露風霜失  
仰事俯育之樂朕甚憫之自膺推戴以來再欲班師然邊釁既生  
未底甯息濯征之謀固非得已重念賞典不明酬庸未允而又或  
失于稽緩令敕有司增多舊格比之國朝累行賞典特加優異頒  
降空名恩命仍出內帑金帛以助錫與一就付元帥仰于軍前視  
功輕重書填支賜於戲報國之心人所共有爾其奮勵忠節卻敵  
禦侮以息民永底平泰豈特一人之慶亦使爾士卒安業富貴澤  
及子孫豈不韙與其新定隨等軍功官賞已令尙書省頒諭施行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北盟會編

上閔宗諡號詔 大定元年

朕惟禮莫大于明分政必先于正名宜推是是之心用定尊尊之  
號爰申顯命誕告敷天前君乃太祖之長孫受太宗之遺命嗣膺  
神器十有五年垂拱仰成委任勳戚廢齊國以省徭賦柔宋人而  
息兵戈世格泰和俗躋仁壽混車書于南北一尉候于東西晚雖

淫刑幾於恣意冤施弟后戮及良工虐不及民事猶可諫過之至  
此古或有焉右丞相岐國王亮不務弼諧反行篡弒妄加黜廢抑  
損徽稱遠近傷嗟神人憤怒天方悔禍朕乃繼興受天下之樂推  
居域中之有大將撥亂而反正務在革非期事亡以如存聿思盡  
禮宜上諡號曰閔宗武靈皇帝既復崇于位號庶少慰於神靈非  
眇躬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議鴻名已正允孚中外之心大分斯明  
遂絕覬覦之望庶幾率土永底丕平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大金集

改葬熙宗詔 大定元年

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作其卽位十有五  
年偃兵息民中外又安惟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誘扇  
奸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盛德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兇殘不  
道之極至于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祐于我家肆予  
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爲庶人仍黜其殯于兆域之外仰惟

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閒者稽之禮文升祔大寶復加美諡尊曰熙宗先是葬非其所蓋常慊然爰命有司擇地涓日奉還梓宮已于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于思陵庶幾有以安慰在天之靈播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北盟會編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戒飭將帥詔 大定二年

朕委卿等討賊乃聞不就賊趨戰而駐兵閑緩經涉累月雖曾追襲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馬疲弱不能百里而還後雖破賊而縱諸軍劫掠數日後方追北霧霖河亦不乘勝輒復引還賊遂入涉近地北京懿州由此受兵朕欲重譴汝等以方任兵事且圖後功當盡心一力毋得似前怠弛金史

諭從賊諸將士詔 大定二年

自契丹作逆有為賊誑誤者不問如何從賊但能復業與免本罪如能率眾來附或能殺捕首領而降或執送賊所扇誘作亂之人皆與量加官爵朕念正隆南征猛安亡者招還被戮已命其子孫襲其職爾等勿懲前事故懷遲疑賊軍今既破散山後諸處皆命將士遏其逃路爾等雖欲不降終將安往若猶疑貳俱就焚滅悔無及矣金史

上宣獻皇后諡號詔 大定二年

恭惟祖妣作合太尊慶育睿考致三靈眷祐邦祚以永而天祿集于眇躬尊祖之義禮宜報本以朕心嚴父之孝惟聖考念母之誠等而上之志非敢後謹上尊諡曰宣獻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大金集禮

追諡妃烏林答氏為昭德皇后詔 大定二年

國家之體典故具存正位居尊必緣情而及伉儷懷昔追遠亦備禮以盡哀榮爰舉愍章用慰窀穸下逮視寢悉使正名庶幾有知欽承休命故妃烏林答氏可追諡為昭德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故夫人僕散氏可追封元妃故夫人張氏可追封宸妃主

者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大金集禮

造總計錄詔

大定四年

正隆失道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於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吏姦候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優恤疲民

大金國志

報紇石烈志甯請長驅渡江詔

大定四年

昨岐王圖畫累年興師百萬尚不克濟今汝以數萬眾欲求得志難矣果若江南可下聽汝自取之我更當割河南地與若自守萬一失利而退我定不汝納已遣兵河上把截有一人一騎敢過者悉皆斬之

中興禦侮錄

均賦役詔

大定四年

粵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初兵役並興調發

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版籍所無者今為富室而猶幸免是用遣信臣泰甯軍節度使張宏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歎以稱朕意凡規措條理命尚書省畫一以聞

金史

壽王京謀反免死安置嵐州賜詔

大定五年

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于汝尤為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為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

金史

受尊號詔

大定五年

自臨御以來尚多闕政而羣工兆姓為過情之禮以徽號見加章至六上益拒益堅毋乃激於忠愛而志在歸美不能自己歟且以國體之重有不可闕者耶載念固執予守則恐鬱輿望披襟全善則又難自安其去至明二字餘用勉從

大金集禮

卻尊號禮冊詔

大定五年

朕以正隆之失御獲承太祖之貽謀涉道未宏臨政猶淺不意羣  
工之歸美遽以鴻名而見加奏牘屢陳忠懇難奪朕雖俞允顏實  
忸怩今已勉受應天興祚仁德聖孝之號尙念邊鄙甫甯民居始  
奠事無欲速時貴適宜蓋王者必世而後仁禮至太平而大備故  
須待熙洽之際乃可盡對揚之休所有禮冊當俟他年舉行

大金集禮

賜宋使銀合湯藥詔 大定九年

會朝歲旦蒙犯寒威眷惟將命之恭有加勞勩宜錫衛生之物迎  
致冲和今差入內侍御直郎虞友益賜卿湯藥一銀合往當祇  
受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冬寒卿可平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北行日錄

答夏主仁孝爲任得敬求封詔 大定十年

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于乃土繼而賜命于爾  
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旣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

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  
物已令發回

金史

答高麗莊孝王請以弟皓權守軍國詔 大定十一年

卿襲封二紀作屏一邦近者屢愆信使之期徒有郵書之報向深  
憂夫變故今始閱乎封章稱疾疹之淹延懼保釐之曠闕述其父  
命之遺囑欲以弟及而相傳付之伊人攝以國事卿言雖順朕意  
未孚續遣使駢往詢厥事

高麗史

詢問高麗莊孝王詔 大定十一年

卿撫有爾邦踐修世美及當茲歲附上封章告厥疾已曠於保釐  
謂其子不能于負荷述前人之遺囑讓母弟而相傳尙憂未出于  
誠心是用往須于詔問使駢來復奏牘宜詳

高麗史

允高麗光孝王權守軍國詔 大定十二年

卿逃居侯土望重邦人固常公爾以爲心適會友于之遘疾累遷  
章而敷奏述遜讓之由來攝位從宜投誠有請意欲承家而保國

義當垂詔以加恩肆因使价之還姑用俞音之布續當遣使敕命

高麗史

冊封高麗光孝王詔 大定十二年

朕位乎天地之中託於侯王之上凡來咨來茹者釐爾成功維藩維垣者固懷以德卿全圖經遠雅望得民以介弟之懿親篤前人之餘烈恭承友讓迓續世封宜膺藩錫之恩永對榮懷之慶今差某官某等往彼冊命仍賜卿衣帶鞍馬段疋等物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九旒冕一頂九章服一副玉圭一面玉冊一副金印一顆駝紐象輅一馬四疋別賜衣五對細衣著二百匹段納弓一張鵬翎大箭二十八枝鞍轡馬二匹散馬四匹 高麗史

改名告中外詔 大定十四年

天子之名貴難知而易避人君之德當寬御以簡臨以其字有于協音是使語涉于觸諱若因循而不改則過誤以誰無朕甚憫焉

期無犯者今更名仍令所司擇日告天地宗廟社稷五嶽其舊名更不須迴避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大金集禮

答高麗光孝王詔 大定十五年

省所上表告奏事具悉使介來庭奏函仰懇戴賜封之恩遺述有國之由來謂寇攘卒起於不虞致職貢少稽于入覲迄用平定孚於聽聞載嘉侯度之恭宜固四封之守 高麗史

賜宋賀生辰使副銀合湯藥詔 大定十七年

敕某卿遠持慶幣來賀誕辰馳華隰以良勞次郊亭而伊邇宜有節宣之餽以彰眷遇之優 北轅錄 以上原列卷五

增上孝成皇帝諡號詔 大定十九年

立愛立敬必自于家邦有尊有光莫嚴於宗廟仰惟武元之克讓珍圖傳授于太宗迨及文烈之賢能神器復歸于皇統混一彼四海惟十有五年既示德以威懷乃仰成而垂拱行不言之教以御下承維則之思而奉先政允若茲世克用又竟晚年無及民之過

失在大臣當戮力以扶持而海陵王包藏禍心自行攘取廢黜徽號輒加惡名茲遣閔于不虞實無窮之遺憾朕丕承聖緒敢忘推本于祖宗上念神孫正可序升為昭穆遷自別寢躋於太宮顯謚鴻名稽禮文而節惠至公大義式下土以成孚今已奉上尊諡曰宏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廟號閔宗升祔禘享禮畢於戲名言之行可以興禮樂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洪惟茲事之成實曰無疆之美咨爾率土體予至懷

大金集禮

賜皇太子詔

大定二十四年

朕以前月八日到遼陽此月二日達上京翌日記慶元廟省方觀民古之制也汝守國任重夏暑方熾益當自愛無貽朕憂

金史

弔慰高麗光孝王詔

大定二十四年

君子不奪人之喪蓋將立教聖人有變古之禮所以從宜義或可行事當無避皓分茅守土繼世象賢逃居海邦恪守侯職頃以貢章之上遽罹母氏之憂朕亦惻然卿何堪處言念大藩之寄豈宜

小節之拘已敕有司俾還從政墨衰破敵是能達兵革之權哀慕在心何必重苴茅之飾祖宗之業不可以不念軍民之務不可以不修夙夜畏天之威安甯保國之業

高麗史

祭孔廟用酒脯詔

大定二十六年

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凌遲女巫雜類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大金國志

大赦天下詔

大定二十八年

朕自臨御以來夙寤晨興未嘗不以憂勞萬民為心故稅賦常慮其不均刑罰常慮其不省民財常慮其不阜錢幣常慮其不通民間租稅多逋豈猶有被冤滯者乎一遇水旱或有貧不自給而仰食于賑濟者管庫宿貸或有貧無以入而庸身於官役者朕甚憫焉宜推曠澤以示深仁可大赦天下自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昧爽以前自雜犯死罪以下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於戲理冤結而周困窮惟帝王之茂憲沛利澤而崇寬

大實天地之深恩用恢仁壽之風以導和平之氣咨爾有眾體子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思陵錄

諭上京留守古雲詔 大定時

上京王業所起風俗日趨詭薄宗室聚居號為難治卿元老大臣眾所聽服當正風俗檢制宗室持以大體金史

以選舉十事諭尚書省定擬詔 大定二十九年

其一曰舊格進士軍功最高尚且初除丞簿第五任縣令升正七品兩任正七品升六品三任六品升從五品兩任從五升正五品正五三任而後升刺史計四十餘年始得至刺史也其他資格出職者可知矣拘於資格之滯至於如此其令提刑司採訪可用之才減資考而用之庶使可用者不至衰老其二曰舊格隨朝苦辛驗資考陞除者任滿回日而復降之如正七滿回降除從七品從五品回降為六品之類今若其人果才能可為免降其三曰隨路

提刑所訪廉能之官就令定其堪任職事從宜遷注其四曰從來宰相不得與求仕官相見如此何由知天下人材優劣其許相見以訪才能其五曰舊時臣下雖知親友有可用者皆欲遠嫌而不引薦古者舉賢不避親讐如祁奚舉讐仁傑舉子崔祐甫除吏八百皆親故也其令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幾人違者加以蔽賢之罪其六曰前代官到任之後即舉可自代者其令自今五品以上官舉自代以備交承其七曰隨朝外路長官一任之內足知僚屬之能否每任可令舉幾人其八曰人才隨色有之監臨諸物料及草澤隱逸之士不無人才宜薦舉用之其九曰親軍出職內有尤長武藝勇敢過人者其令內外官舉提刑司察如資考高者可參注沿邊刺史同知縣令其十曰內外官所薦人材即依所舉試之委提刑司察訪虛實若果能稱職更加遷擢如或碌碌即送常調古者進賢受上賞進不肖有罰其立定賞罰條格庶使人不敢徇私也金史

初置九路提刑司賜北京提刑司蒲帶詔 大定二十九年

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懋乃事 金史

諭孟宗獻詔 明昌元年

朕新御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鄉選至于殿陛四為舉首非才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昇以北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為自足爾其勉旃 玉堂嘉話

諭沁州刺史李楫詔 明昌元年

有司以卿資應未當得郡朕以識卿最久愛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為民政成以稱朕意爾其勉之 玉堂嘉話

命追復故吏部侍郎田穀詔 明昌元年

蓋自田穀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為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

穀等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為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猶在編戶朕甚憫焉惟旌賢顯善無問存沒宜推先帝所以褒錄忠直之意並加恩卹以勵風俗據田穀一起人除已敘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當時已有官職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蔭敘者亦皆量與恩例 金史

答尚書左丞守貞以久旱表請解職詔 明昌二年

天嗇時雨薦歲為災所以警懼不逮方與二三輔弼圖回遺闕宜思有以助朕修政上答天戒消沴召和以康百姓卿達機務朕所親倚而引咎求去其如思助何 金史

遣夾谷衡諭知東平府事完顏守貞詔 明昌二年

卿勳臣之裔早登膺仕才用聲績朕所素知故嗣位之初擢任政府于今數載毗贊日多既久任繁劇宜均適逸安矧內外之職亦當更治今特授卿是命東平素號雄藩兼比年饑歉正賴經畫卿



其為朕往綏撫之

金史

諭諸王府傅尉詔

明昌三年

朕分命諸王出鎮蓋欲政事之暇安便優逸有以自適耳然慮其舉措之間或違於理所以分置傅尉使勸導彌縫不至于過失而已若公餘游宴不至過度亦復何害今聞爾等或用意太過凡王門細碎之事無妨公道者一一干與贊助之道豈當如是宜各思職分事舉其中無失禮體仍就諭諸王使知朕意

金史

諭王僚詔

明昌三年

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于刑若殿年降敘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於罪謫之中授以見職且彼歲歉民飢盜賊多須用舊人鎮撫庶得安治勉盡乃心以圖後效

金史

誅鄭王允蹈詔

明昌四年

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叔父任當重藩潛引凶徒其為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於他母之諸

王冀幸國災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樂牽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括蒲刺覩狃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囚詢諸羣言用是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與男按春阿新并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以禮收葬仍輟朝二日

容齋三筆

賜阿里不名衡詔

明昌四年

朕選大臣俾參機務必資謀畫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識見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來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以內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有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汝之所長衡實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

金史

責平章政事守貞詔

明昌五年

挾姦罔上古人常刑結援養交臣子大戒孰謂予相乃蹈厥辜爾

本出勳門寢登膺仕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閱歲時升為宰輔每  
期納誨共致太平蓋求所長不考其素拔擢不為不峻任用不為  
不專會報効之弗思輒私權之自樹交通近侍密問起居窺測上  
心預圖趨向繇患失之心重故欺君之罪彰指所無之事而妄以  
肆誣實未始有言而謂之嘗諫義豈知於歸美意專在於要君其  
飾詐之若然豈為臣之當爾復觀彈奏益見私情求親識之援而  
列布宮中縱罪廢之餘而出入門下而又凡有官使斂為己恩謂  
皆涉于回邪不宜任之中外質之清議固所不容揆之乃心烏得  
無愧姑從輕典庸示薄懲

金史

諭官吏詔

承安二年

今紀綱不立官吏弛慢遷延苟簡習以成弊職官多以吉善求名  
計得自安國家何賴焉至於徇情賣法省部令史尤甚尙書省其  
戒諭之

金史

獎諭豫王永成進馬詔

承安二年

卿夙有雋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于外服來輸  
駿于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于體國乃因物以見誠載  
念懇勤良深嘉獎

金史

獎諭西北路招討使獨吉思忠增繕隄牆詔

承安三年

直乾之維搯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弗完營屯未固卿  
督茲事役唯用戍卒民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  
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力式副予懷

金史

答高麗光孝王請以弟暉權守軍國詔

承安三年

卿嗣爵遐陬撫封歲久逃退讓以去位疑事變之非常迨閱奏緘  
備形懇切自以衰疾難任機務之繁且述父言欲令弟及久曠藩  
宣之寄已從權攝之宜雖若出於卿誠顧未孚於朕聽續遣信使  
往咨其詳

高麗史

詢問高麗光孝王詔

承安三年

久撫海邦逃形誠懇自以嬰疾難於奉藩乃迫述於父言且并陳

其子讓欲令母弟傳授爵封謂其能事於上朝已俾攝行於國政  
驟達於聽未察所從將命使以卽詎庶得卿之誠素具詳奏牘無  
或隱情高麗史

允高麗靖孝王權守軍國詔承安四年

卿比飾使駢肅馳緘奏備敘兄讓兼徵父言慮有曠於撫封乃從  
權而攝事詰其端緒亦既合符茲復貢於欵誠冀獲承於世爵載  
稽公義爰俾俞音續當遣使冊命高麗史

冊封高麗靖孝王開府儀同三司詔承安四年

昨土尙規所以就傳於國政象賢立德亦惟安享於世封粵箕子  
之故區實三韓之舊壤根本固而所庇者久枝葉茂而其承者蕃  
享茲世及之休卒自慶流之永載敷新渥庸煥異恩咨爾倬秉性  
安和持心協睦賢明素出於天姓名譽寔稱於國人屬其兄病且  
日加捨其子位將冲昇露章來上誠意可嘉肆朕聽之具孚管邦  
儀而往代今遣使大將軍大理卿完顏愈將節冊命爾爲開府儀

同三司永爲藩輔於戲俎豆遺俗尙循舊者有年昆弟傳家復聯  
芳而累葉宜克念於綿遠以無忘於寵綏往敬乃心其服朕命高麗史

賜高麗靖孝王車服金印詔承安四年

分命侯邦是惟屏翰嗣膺世緒厥其故常茲臨遣于使駢往就加  
于典冊其承恩數益懋忠勤今差使某官往彼某命仍賜卿車服  
金印匹段弓箭鞍馬等物具如別錄至可領也高麗史

諭諸路按察司詔泰和五年

近制以鎮靜而知大體爲稱職苛細而闇於大體爲不稱由是各  
路按察以因循爲事莫思舉刺郡縣以貪黷相尙莫能畏輯自今  
若糾察得實民無冤滯能使一路鎮靜者爲稱職其或煩紊使民  
不得申愬者是爲曠廢金史

獎諭完顏匡敗宋詔泰和六年

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土宇彼恃漢江以爲險阻箠馬

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為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效也

益宏遠圖以副朕意金史

泰和六年

卿統有部人世為雄長嚮風慕義背偽歸朝願效純誠恆輸忠力  
緬懷嘉矚式厚褒旌覽卿進上所受偽牌朝廷之馭諸番固無此  
例欲使卿有以鎮撫部族增重觀望是以特加改命賜金牌一銀  
牌二到可底承服我新恩永為藩衛金史

以上原列卷六

金文最卷三

